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遠征軍為題材的文章，早已不勝枚舉。但我總覺得，還有再加以闡明的必要。

「中國遠征軍」本身就是一個含混不清的名詞。在一般人心目中，他所指的就是孫立人將軍所率領，揚威異域的新一軍。但事實並非如此。這話得從珍珠港事變說起。

珍珠港事變以前，儘管在亞洲，日本早就發動了侵華戰爭；在歐洲，德國也早就發動了歐戰；但美洲還是安然無恙。直到珍珠港事變發生，美國被直接捲入，史學家才承認，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中國也正式得到美國為盟友。

為了展現大國氣概，蔣中正於珍珠港事變後，立即提議召開太平洋戰略會議，於當月十二日在重慶舉行。會議中，蔣中正提出了派兵八萬協防緬甸的動議（其目的，當然是保衛中國當時，唯一通向海洋的生命線，滇緬路），不料遭到英國代表魏菲爾（Archibald Wavell）將軍的輕視，聲稱要中國協防（緬甸）是大英帝國的恥辱。後來雖然同意接受一個團，但一切給養需由中方自理，會議不歡而散。

蔣中正盛怒之下，會後單方面向記者宣稱，鑒於局勢嚴重，中國將派精銳部隊進入緬甸，而轟動國際。這就是中國遠征軍的誕生，其正式名稱則為「中國遠征軍第一路」，也稱中國援緬軍，或中國入緬軍，先後進入緬甸的，共有三個軍。

他們是：第六軍（軍長甘麗初，轄第 49 師，暫 55 師，及第 93 師）；第五軍（軍長杜聿明，轄新 22 師，第 96 師，及第 200 師）；及後來增援的第六十六軍（軍長張軫，轄新 28 師，新 29 師，及新 38 師），但並非所有各師都全力作戰。

第六軍的第 93 師，於 1942 年一月十九日首先進入緬甸，第 49 師隨後（一月二十一日）；二月三日，第六軍的最後一個師，暫 55 師也進入緬甸，分別駐扎在緬甸撣邦（Shan State），及與泰國北部交界附近的景東（Kengtung）、蒙潘（Meng Pan）及羅衣考（Loikow），防止當時認為有 50,000 之眾的日泰聯軍攻擊。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二月三日，蔣中正同意了英國一月三十一日的要求，加派他的精銳部隊，杜聿明將軍的第五軍入緬。但蔣中正只肯替下英軍後方的防守任務，而不願出力與英方協同保衛中國真正出兵理由的，中國當時的唯一生命線，滇緬路的源頭港口仰光（Rangoon）（從仰光至曼德勒（Mandalay）是鐵路，從曼德勒至中國雲南的昆明是公路，合稱滇緬路），還限定中國部隊不得越過仰光以北 150 英里的同古（Toungoo）。

第五軍以當時全中國唯一的摩托化部隊（motorized unit）第 200 師先行，於二月二十八日越過中緬邊界南下直奔同古，以後依次為新 22 師和第 96 師。

由於蔣中正堅持英方供給汽油，第五軍的九輛戰車（編制上屬於第 200 師，實際由蔣中正直接控制），未能與部隊同行。三月十九日日軍開始進攻同古，到二十四日對同古完成南、北、及西方三面包圍時，這些戰車還在途中牛步前進，並未到達同古參戰。

當時的中國部隊，武器比人重要是普遍現象，蔣中正如此，杜聿明當然不例外。第五軍是中國援緬軍的三個軍裡，唯一有榴彈炮的部隊（其他兩個軍只有迫擊炮），但捨不得使用（特別注解：迫擊炮 mortar，通常指不直接瞄準、炮管裏沒有來福線、炮彈從炮口滑入、彈道彎曲、可以在戰壕內發射的那種火炮；榴彈炮 howitzer，通常指對目標直接瞄準、炮管裏有來福線、炮彈從炮管尾端的炮栓填入、彈道低伸、須在平地發射的火炮）。第 200 師防守同古時，英國的亞歷山大將軍，發現第五軍的大炮不見了，曾問杜聿明「那些佈置在良好位置，並有仔細偽裝的大炮怎麼不見了？」杜聿明說「已經撤退到安全地方去了」。亞歷山大又問「這些大炮是否不會用於同古作戰呢？」，杜聿明說「完全正確」。亞歷山大又問「那你們要它做什麼呢？」，杜聿明說「將軍，第五軍之所以是最好的，就是我們是唯一有這些大炮的。我不能冒損失它們的危險，若有損失，第五軍就不是最好的了」。

至於其他兩個只有迫擊炮的軍，其炮彈數量也極有限，照樣也是捨不得用（美軍戰史記載，第六軍暫 55 師的迫擊炮，每門只有炮彈 50 發）。

這次緬甸戰役接近尾聲時，入緬增援的第 66 軍，除先頭部隊新 38 師曾經參戰外，另兩個師（新 28 師和新 29 師）雖然進入緬甸，卻受阻於曼德勒，並未到達指定位置。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因新 38 師到達眉苗（Maymyo）時，蔣中正正在眉苗和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及亞歷山大開會（Harold Alexander）。那時日機猛炸曼德勒，（英國）皇家警衛部隊對於救火或埋葬死人幾乎或根本無能為力，屍體散佈城中到處腐爛，護城河裏也浮屍阻塞。而日本轟炸機未能完成的任務，又由緬甸叛徒來接手。於是亞歷山大向蔣中正要求，把新 38 師的一個團留下來警衛曼德勒，結果新 38 師全部留了下來。

由於既有蔣中正「另兩個（第六十六軍的）師將開往中緬邊界」的指示於前，又有英緬政府規定，在同一時間只能有一個中國師在曼德勒於後，因此第六十六軍的新 28 師和新 29 師，就可以有籍口不開往預定的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西湯河（Sittang River）前線，而留在臘戍和中緬邊境一帶了。

增援的部隊還在往前開，第五軍的戰車、大炮和車輛等，已經瞞著史迪威，悄悄地往國內撤退了（四月二十五日）。

在部隊的指揮系統上，也是紊亂之極。例如三月十一日史迪威離開重慶來緬甸之前，蔣中正親口告訴他說：「今天早上我已命令第五軍和第六軍歸你（史迪威）指揮」。史迪威到緬甸之後，就以中國援緬軍總司令身分拜訪了緬甸總督多曼史密斯（Dorman-Smith）。他（史迪威）才離去不久，第五軍軍長杜聿明，亦以中國援緬軍總司令身分拜訪緬甸總督多曼史密斯。

對史迪威的自稱中國援緬軍總司令，已令多曼史密斯感到驚奇，不料又來了一個自稱中國援緬軍總司令的杜聿明，簡直把多曼史密斯搞糊塗了。他迷惑地問怎麼可能兩個人同時擔任同一職務？杜聿明笑著說「啊！閣下，那個美國將軍只不過自以為是總司令。事實上不是那回事。你看，我們中國人認為唯一在這場戰爭中，把美國人拉住不放的辦法，就是給他們幾個名義。只要是我們自己在幹，他礙不了大事的（Stilwell paid a courtesy call at Flagstaff House on the Governor-General (Doormat-Smith in his diary), who was astonished to hear an American announce himself as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armies in Burma. Puzzlement grew when General Tu Li-ming（亦作 Tu Yu-ming）of the Fifth Army presented himself shortly afterwards in the same capacity. "Ah, Your Excellency," he replied smiling, when Dorman-Smith asked how two men could hold the same position, "the American General only thinks he is commanding. In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fact he is doing no such thing. You see, we Chinese think that the only way to keep the Americans in the war is to give them a few commands on paper. They will not do much harm as long as we do the work.")」。

雖然援緬軍是蔣中王的王牌部隊，尤其是第 200 師，卻沒有任何一個師是足額的。根據「史迪威來華使命（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記載，第五軍：除第 200 師約 8,500 人外，新 22 師及第 96 師都只有 6,000 人左右；第六軍：第 49 師、暫 55 師及第 93 師，平均每師約為 5,700 人；第六十六軍只有新 38 師約 7,500 人之記載，新 28 師及新 29 師無人數記載。這兩個師，與第 49 師及第 93 師有相似之處，那就在整個戰役中並無何貢獻。如此看來，中國援緬軍九個師的總人數，應當在 60,000 人左右。但真正能算是參過戰的，只有第 200、第 96、新 22 和新 38 等四個師，而新 38 師又一直在為英方出力；剩下的一個，就是陳勉吾師長率領的暫 55 師。這個師不但沒有貢獻，還是誤事的根源。所以史迪威真正指揮的部隊，只有第五軍的三個師而已。

中國部隊在英國人的眼中，是怎樣一個情形呢？英緬第一軍軍長史列姆（William J. Slim）中將，根據他對中國援緬軍的觀察，曾有如下記載：1942 年中國軍隊的「師」，一般只有七千到九千人，即使是足額的，有步槍的兵也很少超過三千人。全師約有輕機槍二百挺，重機槍三十到四十挺，少數迫擊炮，沒有榴彈炮。另有小汽車一至二輛，卡車半打，及大約兩百隻營養不良的驢子。全師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徒手兵，他們的任務是人力運輸。

根據「史迪威來華使命」的記載，第五軍入緬時有 75-公厘（榴彈）炮 12 門（其中部份是租借法案項下的），四月初，美方由租借法案物資中撥發了 75-公厘榴彈炮 24 門，後來又撥發了汽車曳引的 105-公厘榴彈炮一營（12 門）。此外，沒有再提到別的軍炮兵了（軍和師都有直屬炮兵，分別稱為軍炮兵或師炮兵）。至於迫擊炮，書中只提到第六軍的暫 55 師，每個步兵團有 60-公厘迫擊炮（trench mortar）10 門，但每門只有炮彈 50 發。由此推想，其他各師的情形可能也差不多。

太平洋方面，從 1941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英國印度軍區總司令魏菲爾將軍受任美、英、荷、澳聯軍最高統帥起，日軍一路勢如破竹，不到兩個月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1941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1942年二月二十五日），其轄區幾乎完全落入日軍之手（只剩下澳洲和紐西蘭，因不在日軍作戰計劃之內得以保全）。

三月八日，英美聯合參謀首長會議建議，重新劃分英美責任地區；美國負責太平洋方面，英國負責印度洋地區，大西洋則由英美兩國共同負責。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接替了魏菲爾，擔任同盟國西南太平洋戰區最高統帥，魏菲爾則回任印度軍區最高統帥（仍兼領緬甸），進入緬甸的中國軍隊，仍須受魏菲爾指揮。

緬甸從1885年被英國據有後，就成為英屬印度的一省，到1937年，才變成英國有限度的自治領。

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緬甸只有一個訓練不足，裝備老舊的英緬第一師（師長史考特少將 Maj. Gen. J. Bruce Scott，轄英緬第一旅、英緬第二旅和英印第13步兵旅）。後來加上增援的英印第17師（師長史密斯少將 Maj. Gen. J. G. Smyth，轄英印第16步兵旅、英印第48步兵旅及英印第46旅）；以及英軍第七（輕）裝甲旅（旅長安士特准將 Brig. Gen. J. H. Anstice，轄第二和第七輕戰車團）；組成了英緬第一軍，這就是這次緬戰中英方的全部陸軍兵力。

根據1942年在緬甸擔任英緬第一軍軍長史列姆中將（戰後逐步升到陸軍元帥，曾任大英帝國參謀總長和澳洲總督）的敘述，英緬第一師戰車防禦炮連的裝備，還是意大利1918年擄獲的奧地利造，於22年後（1940年）又轉到英國手中，連最原始環形瞄準器也沒有的77-公厘口徑，博物館型大炮；而且每門只有炮彈一百二十發，沒有補充，打完了炮就變成廢品。因為英國根本就沒有讓緬甸有國防軍的打算，才把這種古董炮撥給英緬第一師裝門面，嚇唬不聽話的緬甸人。

後來增援的摩托化英印第17師雖然較好，但其裝備和訓練是針對沙漠作戰而設計，不適合公路很少的緬甸地形，更不適合山地和叢林戰，又在西湯河被提前炸橋而元氣大傷。

其精銳，英軍第七裝甲旅，雖然在仰光失陷時趕到緬甸，但在全盤崩潰的情形下，也抵不住優勢的日軍，沒有發生大作用。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至於日本的「師（師團）」，雖然也是三三制的（一個師三個團（聯隊），一個團三個營（大隊）），除團、營的人數較多，戰力較強外，其主要的差別還是直屬和配屬的特種兵部隊（戰車、炮兵、工兵和輜重兵等），所以火力和機動力非常強大，非中國同級部隊所能望其項背。1995年北京海潮出版社，劉庭華著「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第310頁有「七七事變前中日陸軍師兵力、兵器比較」表，如下：

區分	日本	中國	比率
人數	21,945 人	10,923 人	2 : 1
馬匹	5,843 匹	0	
步騎馬槍	9,476 支	3,831 支	2.6 : 1
擲彈筒	576 具	243 具	2.4 : 1
輕機槍	541 挺	274 挺	2 : 1
重機槍	104 挺	54 挺	2 : 1
野山榴彈炮	64 門	16 門	4 : 1
團營炮（迫擊炮）	44 門	30 門	1.5 : 1
戰車（坦克）	24 輛	0	
汽車	262 輛	0	
載重貨車	266 輛	0	
馬車（一匹馬）	555 輛	0	

原註一：表內編制裝備數屬國民黨軍 1937 年 10 個調整師編制，其餘各師實力只有五成左右。

原註二：中國軍隊炮兵的彈藥及觀測器材嚴重不足，運輸補給能力尤為薄弱。

上表原註一中所稱之「調整師」，即由德國顧問訓練，當時被戲稱為蔣委員長「私房部隊」的那些部隊。1937 年八月淞滬會戰的三個首義部隊，第 36 師（師長宋希濂）、第 87 師（師長王敬久）、第 88 師（師長孫元良），就是屬於這十個調整師的。

在緬甸作戰的日軍的實力，我手頭只有從仰光登陸增援的第 18 師團和第 56 師團兩個師團的資料。第 18 師團計有步兵第 55、56 及 114 等三個步兵聯隊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由一個少將步兵指揮官率領）；外加師屬騎兵、炮兵、工兵等各一個聯隊，和配屬之速射炮、及野戰重炮各一大隊。第 56 師團計有步兵第 113、146 及 148 等三個步兵聯隊（由一個少將步兵指揮官率領），但第 146 聯隊在五月間才到達；外加師屬炮兵、工兵、輜重兵、和搜索兵等各一個聯隊。估計每個師團人數約在 15,000 左右。另外兩個原先從泰國進入緬甸的第 33 師團和第 55 師團，其實力應該和這兩個師團差不多，但第 55 師團有一個步兵聯隊沒有來緬甸，所以實際只有兩個步兵聯隊在緬甸作戰。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在緬甸作戰的日本陸軍總兵力（連軍直屬的戰車團等），大致在 65,000 到 70,000 人之間。用於緬甸的日本空軍作戰飛機（其基地大部分都在泰國），最高峰時的數量，大約是 600 架左右。

日本開始進攻緬甸時，英國空軍在緬甸只有戰鬥機兩個中隊，轟炸機一個中隊，及陸軍的戰鬥機兩個中隊。雖然派了史提芬生空軍少將（D. F. Stevenson）來當司令，真正可以作戰的只有第 67 中隊（Squadron）的 16 架水牛式戰鬥機（Buffalo fighter），再就是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的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Chinese Air Forc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的一個中隊而已。日方空軍飛機數量，約為盟方的四倍。後來英國雖然增援了戰鬥機三個中隊和轟炸機兩個中隊，但英國飛機是為其本土附近作戰而設計，續航力嚴重不足。日軍佔領新加坡後，更把在馬來亞的飛機移用於緬甸，其數量更達到超過六與一之比的優勢。

至於機場設備，除了仰光機場外，其他都是少得可憐。主要機場的防衛，除了少數高射炮，就只有一架無線電測向儀。全緬甸只有一座雷達。那時的雷達是個龐然大物，只能固定了一個方向。所以盟方的飛機撤退到馬格威（Magwe）後，因為那座雷達是對著南方，不能測得由東方（泰國）來的敵機，而使盟方的飛機不及起飛應戰，幾乎全部被毀於地面。

英國的史列姆將軍，奉令來緬甸考察後，被指派接替在緬甸的豪頓將軍，繼任剛成立的英緬第一軍軍長。根據他的記載，他從印度前來履新時，曾有如下經歷：

「...我的飛機駕駛員技術非常好，到達馬格威時，正好在機場的河（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對岸。我們打圈子等待，但沒有信號，只好逕行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降落。沒有人來導引，我們等在跑道頭那一堆互相緊靠著，停在一起的飛機之處，還是沒有人來。天黑了，我們自己下了飛機走向機場控制室，發現門是開著的，幾間房內都沒有人，原來這機場和那些英國飛機都被放棄了。我的印度駕駛員找到一個電話，可是打不出去，因那一頭沒有人接聽。我走到外面去，終於看到一輛載有緬甸士兵的車子，沿環繞機場的路上開了過來，我把他們招停，把我和我的駕駛員載去兩三哩外，馬格威英國皇家空軍聯隊司令部，發現大家都在而且很好。我問為何把那樣的飛機，留在不很可靠的人（指緬甸人）之處時，得到的回答是那是陸軍的飛機，歸他們照料那些飛機的安全。」

史列姆相信印度總部曾把他的行程，通知過緬甸這邊，可是就是沒有人理睬。

仰光失陷後，盟方空軍移駐馬格威。三月二十一日，日機大舉轟炸馬格威後，英國飛機撤往阿恰布（Akyab），數日後剩下的四架再撤往印度；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的三架，則飛往其飛機修理廠所在地壘允（Loi-wing，屬雲南省，在中緬邊界）。雖然三天後它們在那裡和另外幾架飛機，成功地炸毀了日軍在泰國清邁（Chiangmai）地面，正在加油掛彈的一整個中隊轟炸機，但也遭到日本空軍的報復。從那以後，緬甸的天空就是日本的了。

在緬甸境內，除了伊洛瓦底江及西湯河流域，以及其東南尖端和泰國接壤的一帶是平原外，其餘都是受季風影響的崇山峻嶺，每年五月半到十月中的雨季裡豪雨傾盆，有的地方平均年雨量高達 200 英寸（約合五公尺）之多（更有年雨量高達 600 吋者之記載《The Big Circle P-54》）。由於山川地形限制，其一切主要交通線（水路和鐵路）也都是南北向的，公路也極有限。其鐵路雖然可由仰光直達密支那（Myitkyina），但從曼德勒以上卻是軌距一公尺的窄軌鐵路。因此兩段不能直接相通，必須在曼德勒換車轉運，而且是盤山而上，火車頭負荷能力大受影響，每列火車必須分成五、六段才行。

緬甸民心不但痛恨英國，把日軍當作救星，也把入緬的中國軍隊視同幫凶。其總理宇素（U Saw）醉心緬甸獨立，不但有私人報紙為宣傳工具，更有被稱為 Galon Army 的私人青年軍。他於 1941 年十月去倫敦開會，要求戰後獨立未果而對英國更增怨恨。會後，他本擬取道美國和菲律賓返國，抵夏威夷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之際適逢太平洋戰爭爆發，乃改道中東。經葡萄牙時，走訪里斯本日本總領事密談合作。

英國破譯出次日日本駐葡萄牙大使發往東京的密電，得知宇素與日本約定，日本進攻緬甸時，宇素將及時發動反叛，協助日軍把英國勢力逐出緬甸。英國乃於他在海法（Haifa，在今以色列境內）停留時予以逮捕。日本在緬甸有受宇素支持，數約三萬之眾的緬甸反抗軍協助，到處破壞、偷襲、向其提供盟軍陸空軍位置和動向。而盟方既沒有諜報，也沒有空中偵察，有如盲人。

史迪威 1942 年來華，當然也和馬格魯德一樣，帶了大批送給蔣中正的見面禮（軍火）。他三月三日在來華途中飛抵緬甸臘戍時，獲知蔣中正也在那裡，曾作短暫停留，作禮貌上的拜會。他到達時，蔣中正正在陽台上，對筆直挺立在下面的中國援緬軍將領們訓話。也許蔣中正認為是他（蔣中正）「要求」中國戰區統帥部的參謀長「以中將為宜」，因此史迪威才被晉升為中將。而且史迪威是來當他的參謀長，是他的屬下，與顧問或武官等客卿身分不同，應該對他禮貌週到。不料史迪威按照美方規定的儀節，沒有向蔣中正立正敬禮，而是趨前握手，蔣中正認為史迪威讓他在他的屬下面前大失面子。可能就在這一剎那，史迪威來華使命失敗的命運就被注定了，但蔣中正隱忍未發，而且雙方相談「甚歡」。

史迪威當天繼續飛往昆明，四日與陳納德晤談後，於五日抵重慶，曾拜訪美國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知他有倦勤之意。史迪威也拜訪了何應欽等人。

當天史迪威獲通知明（六）日晉見「委座」。那時，政府官員習慣上都稱蔣中正為「委員長」或「委座」，民間則稱蔣中正為「蔣委員長」。當時的國府主席林森是虛位國家元首，蔣中正是實權人物。但史迪威無法得知蔣中正將以何種身分接見他，蔣的侍從人員也不敢問。重慶也沒有設立同盟國中國戰區統帥部，他只好以美國政府代表身分，把蔣中正當作中國實際國家元首來看待。

見面後，史迪威首先轉達美國羅斯福總統的口信，包括羅斯福認為蔣夫人宋美齡此時不宜訪美，和被蔣中正御用的作家，梁敬錚忽略了，但卻是最重要的一點，「羅斯福要幫助中國收復所有被日本佔領的失地（The United States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is in to see it through, and will fight until China regained ‘all her lost territory’）」。

會談中，史迪威發現蔣中正受夠了英軍挫敗的氣，懷疑英國人對他「精銳」部隊的用心和企圖。此外，蔣中正最關心的就是英國人會不會把運到印度的中國租借法案物資據為己有，和在印度的美國陸軍第十航空隊是否歸英國指揮。蔣中正也問了史迪威是否他的參謀長。

梁敬錚在其所著「史迪威事件」，第 34 至 35 頁有如下記述：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月四日），委員長訪印，旋視察緬甸前線。緬甸為英國屬地，入緬華軍一切供應，皆須英方協力；而中英關係自 Tulsa（Tulsa 為從美載運，第一批中國租借法案物資，到達印度的運輸船船名。因達到時，這批物資已無法運入中國，而被英方徵用，引起軒然大波之事件）事件後尚欠融洽，於是任用美軍將領率帶中國駐緬部隊作戰之議遂起。

「二月下旬，仰光情勢緊張，蔣飛往臘戍指示機宜，史迪威亦三月三日自新德里飛臘戍晉謁，三月五日，委員長返重慶，迪威亦於是日來渝，翌日謁談，轉達羅斯福對於歐亞戰場，同一看重之意旨，及美國加強對華空援之旨趣，並謂其此來之職務如下：

- 「 一、指揮在中國、在緬甸、在印度之美國軍隊。
- 「 二、監督及辦理（支配）美國援華之軍火、武器與其他器材。
- 「 三、代表美國政府出席重慶軍事會議。
- 「 四、中國戰區與南太平洋戰區間之聯絡員。
- 「 五、管理維持並改進滇緬公路。
- 「 六、指揮在印美國空軍，及由印緬出發之空軍活動。

「六項任務，獨缺戰區參謀長，經蔣委員長追詢後，史始答云：『本人為鈞座之參謀長，直接受鈞座之指揮。』」

由於這一問，梁敬錚教授就在他的「史迪威事件」第三頁，以「自由心證」的方式，斷言「此為迪威輕視中國戰區兼職之流露」。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不錯，史迪威來華任務之一，是兼任中國戰區統帥的參謀長。但雙方才正式見面，在蔣中正還沒有任命史迪威為中國戰區統帥部的參謀長以前，史迪威只是個被羅斯福「指定（designated）」，而非已經被蔣中正「任命（appointed）」，為中國戰區統帥部的參謀長的身分。史迪威怎能自說自話，冒冒失失地說自己是中國戰區統帥的參謀長，或者說他是羅斯福總統派來，兼任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的。如果他這樣說，那豈不是表示蔣中正是個傀儡，他這個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的兼職，是羅斯福說了就上算的。這在國際上是極不禮貌的事情，史迪威怎能不知好歹，胡亂替美國得罪蔣中正？如果他說了，蔣中正又豈能不見怪？蔣中正問這一聲，是慎重其事，免得派錯了人。因為史迪威啟程來華時，馬歇爾曾告訴他，他的任務還可能會有所改變（可能改派去澳洲或其他地方）。梁敬錚教授在此書的同一頁僅數行之後，也有「三月八日，蔣委員長派史迪威為中國戰區參謀長，指揮入緬中國軍隊」之記載，已經說明了那時（三月六日）史迪威還沒有獲得蔣中正任命為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美國陸軍部給史迪威的命令之第一段是：

「1. By direction of the President, you are detailed as a member of the General Staff Corps, assigned to General Staff with troops, and designated as Chief of Staff to the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Theater and upon reporting to the Supreme Commander, you are, in addition, appointed Commanding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Forces in the Chinese Theater of Operations, Burma, and India.」，也可說明那時史迪威的身分，還不是正式的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

蔣中正雖然知道滇緬路的重要，卻不知緬甸實際情況，也未料到英緬軍那樣差，更沒有料到英國會放棄緬甸只保印度。史迪威在獲蔣中正任命為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的第二天（三月九日），就提醒過蔣中正說：「英國人要的是保護印度的一堵牆，我們要的卻是仰光港口和滇緬路（... we wanted Rangoon above all, and we must remember our interest there: all the British need is a wall in front of India, but we want the port for our supplies.）」。可是蔣中正痛惜他的精銳部隊被套牢在緬甸，對史迪威的話聽不進去。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在軍事思想上，蔣中正和史迪威更是南轅北轍。他擔心攻勢思想的史迪威，拿他的「精銳」當不心痛的本錢，去和日軍硬拼，而要史迪威「保證」有勝無敗。但史迪威認為有勝無敗的要求於理不合而拒絕保證。

在三月九日蔣中正為史迪威舉行的歡迎宴會後，史迪威被單獨留下來和蔣中正談話。談話的重點在指示緬甸境內中國軍隊應採取的策略：蔣中正說「曼德勒最要緊，如果英國人撤離，日本人會跟上來把我們釘死」。史迪威提出因應方案時，一個「小丑將軍」（史迪威未指明此人是誰，只把此人稱為「小丑將軍」）跑出來打岔，歌頌蔣中正如何如何正確。然後蔣夫人就問史迪威（對蔣中正的指示）有何意見（How do you like it?），史迪威說他比較喜歡第一案——攻擊。蔣中正立刻說「你要記住，中國一個軍只相當日本一個師。我們兵力不足，也不知日本實力」。但史迪威卻記得蔣中正才說過日本兵力微弱的話。

史迪威說「讓我們集結兵力」，蔣中正說「不，我們要等。如果日本不增援，我們才可以進攻」。史迪威問「如果日軍增援呢？」，蔣中正說「那他們會太強，我們應採守勢」。蔣中正對守勢的指示是「縱深配備」：各師之間前後相距 50 英里、步步為營；佈置好後，如果日軍不動中國軍隊才可以動。蔣中正也不要側面攻擊，認為那樣太冒險。

蔣中正責備英國人一聲不吭就從仰光撤退了。他認為曼德勒由緬甸人防守不妥當。如果真的如此，他就要撤回中國軍隊；他又說英方如不能固守曼德勒，就讓中國人來接手。蔣中正餘怒未息地說「我又不是叫中國人來指揮他們（英方），我所要的是一個第三國的人（美國人史迪威），而且中國軍隊比他們多」。蔣中正當天晚上就發出電報，要求羅斯福告訴邱吉爾，由史迪威指揮緬甸境內的中國和英國軍隊。

史迪威要蔣中正明確告訴他要他做什麼（O.K. then. Exactly what am I to do?），蔣中正說「去緬甸弄清楚：

- 「1.英方會不會守曼德勒，或是由中國來守？
- 「2.英方會不會供給我方汽油？
- 「3.英方會不會對我方提供戰車支援？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4.注意第五縱隊（即緬甸反抗軍）。

「5.研究地形、氣候、當地人民及你認為需要知道的。

「6.用古老的縱深配備方式，並且步步為營。」

第二天（三月十日）蔣中正再度指示史迪威有關中國人的特質和限度。並解釋為何我們不能進攻，中國軍隊會做那些事，以及中國軍隊不奉命令就不會撤退等等。他又告訴史迪威，因為第五軍和第六軍是中國軍隊的精華，如果在緬甸遭到敗績，會對士氣造成震撼。

因為從來就沒有外國人指揮過中國軍隊，儘管蔣中正設下了多重限制，把中國軍隊交給史迪威指揮畢竟還是一件大事。史迪威重述了蔣中正對他的指示和要點，使蔣中正放心他（史迪威）已了解無誤。

這時第五軍已進入緬甸，先進入緬甸的第六軍則在緬甸境內原地未動。

1942年三月十一日，史迪威將軍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之命來到緬甸，以蔣中正的盟軍參謀長身份，透過滇緬參謀團指揮中國援緬軍時，緬甸情勢已經惡化。

亞歷山大來到緬甸擔任英緬軍總司令，本以為他可以從魏菲爾手中接下中國援緬軍的指揮權，不料來了個史迪威，蔣中正還正式要求羅斯福向邱吉爾提出，由史迪威指揮緬甸的全部中國和英國軍隊。緬甸是英國的屬地，邱吉爾怎麼可能答應不帶美國戰鬥部隊來的史迪威當緬甸的盟軍總司令？結果史迪威反而成了亞歷山大的副手，還遭到亞歷山大的嫉妒。

史迪威（1942年）三月十三日的日記中有亞歷山大看到他（史迪威）時，有驚詫之極的表情，好像他（史迪威）是從地下鑽出來似的。史迪威當然不高興。第二天開會，亞歷山大弄清楚了受他指揮的兵力時，吃驚地說「這簡直使我從一開始就沒法幹了（That makes my position impossible from start.）」史迪威立刻對他投以不屑的眼光，然後說「我也不比你好過（I wasn't exactly on a bed of roses, myself.）」。

那時英方在緬甸領軍餉的有雖 70,000 人，但在前線的卻只有 12,000 人，亞歷山大當然就更想擁有中國援緬軍的指揮權了。他三月十五日他看到史迪威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時，還以開玩笑的口吻說史迪威「偷去了」他的中國部隊，又說他想穿上中國軍服，可見亞歷山大對中國援緬軍的重視。亞歷山大也坦白地說，他只有4,000人是真正可以作戰的，他已完全了解當前情況，答應他會全力與史迪威合作。

史迪威在遠東的職務（頭銜）很多，他在緬甸的頂頭上司，是英國的英緬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美國雖有「中印緬」戰區，但緬甸（和印度）不在蔣中立的同盟國中國戰區內（中國戰區除了中國本部外，只包括了現在的泰國，老撾，柬埔寨和越南），蔣委員長特別嚴令中國軍隊絕對不准接受英國人的指揮。軍事委員會也派了侯騰少將，擔任滇緬參謀團駐印緬英軍總部的代表，每天直接和重慶通報。雖然史迪威名義上被授權指揮中國援緬軍，事實上還是蔣中正透過滇緬參謀團在直接指揮。

滇緬參謀團是蔣中立的直接代表，並不負責指揮作戰，但所有未經過參謀團而發出的命令，中國援緬軍卻一律視為無效。

英國史列姆將軍的自傳中就有這樣記載：「These officers evinced considerable independence in selecting which of the orders they would accept, and even divisional commanders at times showed a tendency to pick and choose. They were able to back up their refusals with some show of legality as Chiang Kai-shek had not actually given Stilwell his official seal as commander in chief. And, if this were not enough, there was, seated at Lashio with a Chinese mission, a general Lin Wei, who, as the Generalissimo's direct representative, blandly disclaimed all op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but, as he modestly put it, 'exerted influence.' Such was this 'influence' that no Chinese army commander would carry out an Alexander-Stilwell-Lo（亞歷山大-史迪威-羅卓英）order unless it had been passed by him（林蔚）。」。

軍事委員會滇緬參謀團在緬甸做些甚麼事呢？它本來叫做軍事委員會駐滇參謀團，是為監視在法屬安南的日軍而設，也附帶監視雲南省主席龍雲，防止他趁日軍進攻雲南時叛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攻緬甸，中國為保護自己唯一與外界相連的生命線——滇緬路，而派精銳部隊入緬協防。蔣中正怕英國人或美國人把他的精銳部隊拿去和日軍硬拼，就把駐滇參謀團任務擴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大，改名滇緬參謀團，移駐緬甸臘戍（Lashio），用以節制英美指揮官對中國援緬軍的「濫用」。

史迪威受命指揮中國援緬軍時，蔣中正要史迪威把滇緬參謀團團長林蔚將軍，當成他的（史迪威的）參謀長用。但只是「當成」而非派任，林蔚仍直接受命於蔣中正。因此史迪威在緬甸戰事上的參謀作業，可以要滇緬參謀團代勞，滇緬參謀團也因此而達到調和蔣中正、史迪威在作戰上歧見的功效。

直接來自史迪威的命令，則由滇緬參謀團譯成中文轉發給部隊。凡經滇緬參謀團所發出的命令，部隊長都視為蔣中正的命令。其執行的時機，則由史迪威派在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各軍部、和各師部的美籍「顧問」，奉史迪威之命，而通知中國部隊長執行。

情況緊急時，史迪威不經過滇緬參謀團而直接對援緬軍發出的命令也不少。一般情形下，部隊長對這種命令會有所考慮。如果認為命令內容不違背蔣中正的意思，通常都會接受執行。如認為與蔣中正的意思不一致，他們就置之不理。

太平洋戰爭爆發兩天之後，泰國向日本靠攏，日本就輕易地取得除了緬甸和馬來亞以外的整個中南半島。泰國的曼谷（Bangkok）就成了日本進攻馬來亞和緬甸的囤兵大本營。日軍在珍珠港事變後的第四天，1941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泰國屈服的第二天），就佔領了緬甸東南角，與泰國接界的 Tenasserim Division 最南尖端之 Victoria Point 及其機場。1942年一月十五日又佔領其中部的 Tavoy 及其機場，使得在 Victoria Point 和 Tavoy 之間的 Mergui 機場也落入日軍之手，把仰光置於轟炸距離之內，對仰光構成嚴重威脅。同時（1942年一月初），日本在泰緬邊境的 Rahaeng 集結了其第 33 師團和第 55 師團，準備大舉進攻緬甸，這時魏菲爾才後悔了。

美國羅斯福總統雖不願幫助英國，打保衛遠東殖民地的仗，卻十分同情中國。美國民意測驗亦以二（中國）比一（英國）的懸殊比例，認為中國是美國未來的長期伙伴。為了幫助中國，美國宣佈了五十架驅逐機和一萬萬美元的對華援助（那時中國以「十萬為億」，後來才改成「萬萬為億」因此本文中用萬萬而不用千億，以避免誤解）。同時，為了使英國甘冒日本不悅之險而重新開放滇緬路，羅斯福答應了英國，以大西洋百慕達等九處海軍基地使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用權，向美國換取英國急需之五十艘（封存的）舊式四煙囪驅逐艦，用以對抗德國潛艇。

不久，日本和泰國的聯軍（泰國只是象徵性地參加）渡過薩爾溫江（即怒江下游），直逼緬甸南部重鎮摩爾門（Moulmein）。同盟國美、英、荷、澳聯軍統帥部，最高統帥魏菲爾，鑑於緬甸局勢嚴重，因當時正在旱季，伊洛瓦底江下游平原農地適合戰車馳騁，要求英國參謀本部，把正在由中東前往馬來亞新加坡途中的，英軍（輕）裝甲第七旅，改派前來緬甸，預定於二月二十一日到達仰光。

邱吉爾本來也要把才離開澳洲不久，正在前往中東途中的英澳第一師轉用於緬甸。因新加坡的失陷（1942年二月十五日），澳洲總理 John Curtin 堅持澳洲軍隊保衛澳洲，不理邱吉爾，而於二月二十三日，逕自下令召回；並限定已經在中東的英澳軍，只能用於蘇彝士運河地區。

邱吉爾派不出兵來，只好把 1940 年主持敦克爾克英軍大撤退的英雄，亞歷山大將軍派來緬甸（亞歷山大奉命於 24 小時內動身），希望以他的聲望來挽回頹勢，必要時可以重演敦克爾克大撤退奇跡。這時，中國的駐滇參謀團也擴大任務，改名為滇緬參謀團，移駐緬甸臘戍。

亞歷山大三月五日到達緬甸時還誓言保衛仰光（當時仰光的居民，約有半數是印度人。英緬軍中英國人居高位，印度人次之，緬甸人是最下層的），等他把情勢弄清楚後，第二天就改變主意決定放棄仰光了。日軍還未到達仰光郊區，英國和印度軍民已經開始撤退。三月七日，日軍可說並未遭到抵抗，就佔領了仰光。

仰光這樣快就失陷，主要的固然是料敵錯誤而措手不及，但英方軍力不足士無鬥志也是直接原因。再加上指揮失當，在退卻集中兵力時，被己方飛機誤炸，更重要的是由於電話線路不良和誤解。英印第 17 師師部，詢問負責炸毀橫跨西湯河大橋的人員，「Jonah」（意指英印第 16 旅旅長 Brig. Gen. J. K. Jones）是否已在西岸，被誤會為已在西岸的英印第 48 旅旅長 Brig. Gen. H. Hugh-Jones，而提前炸橋。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被隔斷在東岸的三個旅，抵抗一陣後撤退至江邊，幸虧日軍沒有追擊，這些人才得以用臨時紮成的筏子、或攀援掛在斷橋缺口之處的繩子、或游泳過河。不及渡河的，則沿江向上游逃入叢林，再另外設法渡河歸來。逃回來的人員裝備丟光，幾乎全是空手。第二天（二月二十四日）清點人數，全師一萬多人，只剩下官兵 3,484 人。

靠近雲南的中國部隊，在臘戍失陷時，他們曾短暫（約 5 小時）抵抗日軍，然後就沿滇緬公路回國了。新 28 師是由康澤的特務部隊（別動隊）改編而成（別動隊的「動」字應有「人」旁，因電腦字庫沒有此字，故以「動」字暫時代替，特此說明），它的名字只在這次緬戰接近尾聲時才出現過（第六軍防線被日軍突破後，杜聿明指名要新 28 師增援；但劉伯龍師長卻選擇了蔣中正的歸國命令。新 29 師（師長馬維驥）的名字也只曇花一現——僅有退到畹町時（已在中國境內）被日軍擊敗的記載。

問題是蔣中正有越過部隊長的上級，直接指揮前線部隊的習慣。他對援緬軍也不例外，常常以電報或信件直接對各軍長有所指示；蔣中正特別看重第五軍軍長杜聿明，所以對杜聿明的指示也特別多。

蔣中正對各軍長的指示，有讓史迪威知道的，也有不讓史迪威知道的。這一來，不但史迪威無法指揮杜聿明，有時連林蔚也不知道蔣中正對杜聿明有何指示。

史迪威指揮不動杜聿明，於三月十七日飛往重慶找蔣中正談判。十八日，他和蔣中正兩小時的談判中有激烈爭論，史迪威沒有讓步。那天傍晚，商震去和軍令部討論後告訴史迪威說，何應欽（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徐永昌（軍令部長）、和劉斐（軍令部次長）都同意史迪威的論點，他們預備第二天去見蔣中正。

第二天（三月十九日）上午，史迪威再和蔣中正見面。蔣中正雖然固執，還是稍作讓步，准許新 22 師南下唐得文伊（Taungdwingyi）支援第 200 師；在英方失去普羅美（Prome）的緊急狀況下，也可給予救援，但為了（中國）士氣，不能由英國人指揮。蔣中正又指示第 96 師必須留在曼德勒，第六十六軍的一個師（即孫立人的新 38 師）將開往眉苗；稍後，另兩個（第六十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六軍的）師將開往中緬邊界。一個月後，若日方沒有動靜，中國軍隊或者可以採取攻擊行動。

之後，蔣中正又重提第五軍和第六軍不能失敗的要求。史迪威認為在戰爭中，指揮官只能盡力做最好的決定，也要接受一切後果。要求不敗是不合理的，他不能保證，因此要蔣中正另派可以保證不敗的人去。蔣中正只得笑著說他不得不「認輸」而接受一些史迪威的建議，但堅持他自己不是胡說八道（Again told me Fifth and Sixth must not be defeated, so I told him to send someone who could guarantee that, because I couldn't. In war, we'd have to do our best and take what came. He laughed. Said he had bowed in some part to my recommendations, but insisted he knew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蔣中正也同意了史迪威的要求：一旦戰鬥開始，他在蔣中正設下的縱深防禦、一個師留在曼德勒、不聽英國人指揮、和只有在緊急狀況下才幫助英國人的限制下，有完全的自主權。

史迪威的堅持，不僅使宋美齡受到某種程度的震撼，事實上宋美齡隨後還告訴史迪威，要他以後繼續這樣做呢（Repeated arguments are shaking Madame somewhat. (In fact she told me to keep it up.)）。

三月二十日，史迪威再與蔣中正見面，發現蔣中正對英國人是否可以指揮中國援緬軍一節，內心還舉棋不定。如果史迪威說「英國人指揮」蔣中正可以接受；但如果說亞歷山大調動第 96 師，他馬上反對。蔣中正又加上要史迪威告訴英方，如果他們放棄普羅美，蔣中正就要撤回全部中國軍隊的決定。

接著，蔣中正問史迪威有何計劃，史迪威說他要集中三個師的兵力（即第 200 師，新 22 師，和第 96 師）在同古附近和日軍一戰，但蔣中正卻要新 22 師和第 96 師留在距前線 200 英里的後方，不惜任何代價死守曼德勒。史迪威認為用這三個師還可和日軍一戰。把新 22 師和第 96 師留在曼德勒，中國唯一可以勉強與日本「師團」相頡頏的第 200 師，如果沒有支援，會先被日軍擊敗，然後日軍再直逼曼德勒，擊敗新 22 師和第 96 師。

第 200 師的戰車，因蔣中正堅持英方供給汽油，始終未能及時趕到前線參與戰鬥。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蔣中正不同意史迪威的看法。他舉了一個他親身經歷的例子說：「不久前，日軍進攻鄭州，當時中國在那裡有三個師可用，我（蔣中正）非常技巧地只用一個師守鄭州，命令他們戰至最後一人，而把剩下的兩個師後撤 50 里。日軍消滅了守鄭州的那個師以後就不再西進。你知道原因嗎？這是心理學——因為日軍領教到那一個師的堅強抵抗後，他們根本就沒有膽量再進攻那兩個師了。」

蔣中正認為這是他的得意之作，只犧牲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就成功地擋住了日軍。史迪威對此卻極感心寒。他告訴蔣中正，第 200 師的位置非常凸出暴露，應該給予支援。他又說第 200 師是一支優秀的部隊，我們損失不起。讓第 200 師單獨去承受日軍的鋒鏑，也有損士氣。但蔣中正要史迪威不用擔心，而且告訴他，他（史迪威）可以命令他們（第 200 師）戰至最後一人。蔣中正還說求援的事情很多，要史迪威能硬起心腸置之不理。蔣中正說讓第 200 師去自己管自己，史迪威應該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最要緊的堅守曼德勒上。

對蔣中正的草菅人命，不但令史迪威心寒，連蔣中正最心愛的陳納德也在他自傳中，有如下心中不平的記載：「史迪威（用新 38 師）去救援被圍的一團英軍，對史迪威來說，可能認為處理允當。但蔣中正永遠不會原諒史迪威犧牲了反攻的機會去救幾百個英國兵。對蔣中正來說，要達到打擊日軍的目的，付出任何重大犧牲也是在所不惜。1938 年台兒莊之戰，他（蔣中正）故意犧牲數千中國軍隊，把他們當作誘餌引誘日軍入彀。同年，他為了阻止日軍，雖明知無數軍民都將葬身魚腹，仍下令決黃河之堤（*Stilwell's rush to bail out the trapped British regiment may have seemed military sound to him at the time. But the Generalissimo never forgave Stilwell for sacrificing the Chinese counteroffensive to save a few hundred British soldiers. To the Generalissimo no sacrifice was too great for a decisive blow against the Japs. He had deliberately sacrificed thousands of Chinese soldiers as bait to lure the Japanese into the bloody trap at Taierchwang (台兒莊) that annihilated an entire Japanese army corps in 1938. He gave the order to dynamite the Yellow River dikes in the same year to halt the Japanese drive into North China, knowing full well that thousands of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would drown along with the invaders. For four years he had seen his people die like flies in the flaming, bomb-spattered wreckage*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of their cities. 《Chennault PP-158 to 159》」。此記載雖有很多地方失實（事實上指派新 38 師去救援英軍時，史迪威並不在場。而是羅卓英奉蔣中正之命，下令孫立人派一個團救援英軍的。至於怪罪史迪威犧牲了反攻的機會去救幾百個英國兵，也是蔣中正故意阻撓部隊調動的結果）。但陳納德對蔣中正之不滿，則表露無遺。

（名歷史學家黎東方著「中華民國簡史」中亦有河南省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於六月六日不戰而放棄開封。鄭州在開封西方不遠，隨時可能淪陷。為了阻止日軍，六月八日蔣中正下令，炸毀開封鄭州間「花園口」的黃河堤防，使河水氾濫改道淹阻日軍。時任第 20 集團軍總司令兼第 32 軍軍長的商震將軍奉令負責炸堤。商震以能淹死日軍若干，並無把握，但中國百姓則必定遭殃而遲疑。最後，終於（改）由軍統幹員魏某執行技術爆破。一夜之間，滾滾河水漫天蓋地而來，日軍西進被阻斷，淹死多少至今無法得知，老百姓被淹死的倒是成千上萬。河南省安徽省災區數十縣，受災民眾達百萬人以上之記載。）

史迪威認為蔣中正可能以為曼德勒有城牆，而不知那是一個無險可守的地方。蔣中正在地圖上曼德勒之處，畫了一個圈子，然後指著曼德勒說「這裡就是防衛緬甸的關鍵，不用管它南邊發生了甚麼事，我們必須堅守曼德勒。」

因為蔣中正已經和英方說好了守住同古-普羅美線，史迪威說服了蔣中正加派三個師（第 66 軍的新 28、新 29、及新 38 師）來此增援，把新 22 師派去支援第 200 師。這已經是蔣中正能答應的極限了。

儘管如此，史迪威感到只有新 22 師支援第 200 師還是不夠，他終於讓蔣中正答應把剩下的那個師（第 96 師）加上去。因中國部隊欠缺機動能力，所以距戰線 200 英里的曼德勒，會有一段時間沒有防禦。蔣中正又告訴史迪威，因為中國部隊武器、裝備、和運輸能力都差，所以要三個中國師才能頂住一個日本師；要想進攻，必須有五個中國師，才能有勝算的希望。蔣中正對史迪威說，如果他（史迪威）能跟著他（蔣中正）六個月用心學習，就可以學到一些戰爭藝術。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會談結果，史迪威自認頗有收獲：他獲得蔣中正允許，在他回到前線後，如果認為有必要，可以把一個中國師調上前方。也使史迪威相信，總有一天蔣中正會真的依照他所承諾的參謀長指揮權（executive control 或 executive authority），對他授權。

三月十九日，日軍開始進攻同古。三月二十一日，史迪威回到臘戍，得知第200師昨天（二十日）包圍並殲滅了一個日方的大巡邏隊。當晚史迪威簽署了滇緬參謀團蕭毅肅將軍代他起草，命令有關各師開赴前方的0001號命令。史迪威在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還有「Last night Hsiao got out the order for the [divisional] moves [to the front] and I signed.」之記載。此為史迪威經由滇緬參謀團發出之第一道命令，非常重要；也是史迪威在他記憶中，唯一被援緬軍認真執行的命令。其當時情況和命令內容大要，在美國陸軍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戰史，「史迪威來華使命」中，有如下詳細敘述：

「After Stilwell established himself in Burma on 21 March, he sent out Battle Order 0001, through the Chinese General Staff Mission to Burma, to Headquarters, Chinese Expeditionary Force, thus proclaiming his intention of using the normal Chinese command channels. The chief of the mission, General Lin Wei, reported the order had gone at once to Generals Kan and Tu and should reach them on the 22d. Further, added Lin, he had alerted Tu by telephone, so that the 5th Army could go to work at once. The order attached the Temporary 55th Division of the 6th Army to the 200th Division and directed the 55th to close on the 200th. Both forces were to be under General Tu, who was made responsible for Toungoo's defense. The 22d Division, under Stilwell's control, was to move to Taungdwingyi, at the rear and center of the Allied line from Prome to Toungoo, and be prepared to assist the British in the Prome area. The 96th Division, also in army reserve, would move to Mandalay.

「This attempt to do China's share in holding the line Toungoo-Prome, as the Generalissimo had directed, resulted in the stubborn twelve days' defense of Toungoo by the 200th Division against repeated attack by the 55th Division. The walled town of Toungoo was a railroad station and road junction on the Mandalay-Rangoon road, and from it there was a road east into the Shan State that connected with the several roads from south to north that ultimately joined the Burma Road.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There was an airfield adjacent to Toungoo, where the AVG trained before the war. The town itself was one of the larger population centers in the area. Almost due west of it on the Irrawaddy River was Prome, a rail terminus and river port. Prome was held by elements of 1 Burma Corps (17th Indian Division. 1st Burma Division, 7th Armored Brigade Group) under Lt. Gen. William J. Slim's men faced the Japanese *33d Division (213th, 214th, 215th Regiments).*」（斜體字代表日軍番號）

二十二日，史迪威去眉苗看過亞歷山大後，再去曼德勒。當天亞歷山大飛往重慶去見蔣中正。

史迪威和杜聿明商談後，要杜把新 22 師調往平滿納（Pyinmana）支援第 200 師，調第六軍的暫 55 師趕赴杜聿明之司令部駐地瓢背（Pyawbwe）。史迪威並電告蔣中正他同意杜聿明的要求加派（第六十六軍）入緬增援。然後史迪威再趕回眉苗。

那時盟軍已經沒有空中支援了。三月二十四日早晨七點，日軍第 143 聯隊向西迂迴攻擊同古以北的機場，並切斷了同古通往後方的鐵路和公路，構成了合圍之勢（東面尚未封口），但戴安瀾（第 200 師）的戰車，二十三日下午兩點半，才到達曼德勒以南 30 英里之處，正在牛步開往同古前線途中（還有 170 英里的路程）。

三月二十四日，第 200 師戰鬥持續到新 22 師抵達平滿納（支援第 200 師）。史迪威命令新 22 師的一個團向南進攻，並要第 200 師突圍到平滿納會合，其時暫 55 師已抵瓢背，乃令其前往守住平滿納。史迪威把第 96 師和新 38 師都派了任務，要他們暫緩回曼德勒。當天，日本飛機肅清了馬格威的盟方空軍殘餘。史迪威了解前途多乖，雖然雨季還有一個月才來臨，他卻希望明天就開始下雨，靠大自然的力量來擋住日軍。

三月二十五日，新 22 師已經南下。杜聿明得到報告，中方的反攻已抵達同古機場之北。晚上九點，史迪威得知杜聿明後天（二十七日）要用新 22 師全師兵力向南反攻的計劃，和他自己的想法完全相同，十分欣慰。

在重慶，蔣中正得知同古發生戰鬥後就沉不住氣了。他在當天下午三點、五點、和晚上九點，連續發出了三通電報要史迪威小心。在九點的那份電報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裡，蔣中正要史迪威善用他的判斷，給日軍一個狠狠的打擊；並在電報中准許史迪威使用新 22 師。但這是史迪威幾天前在重慶就獲得授權的事，而且已經這樣做了。這時，暫 55 師也撥歸了杜聿明指揮，史迪威要杜聿明把第 96 師也調上去。

史迪威在日記中說，如果他照蔣中正的指示，把新 22 師留在唐德文伊，第 200 師可能已經被日軍消滅了，沒有人知道會是怎樣一個後果。現在的情況雖然並不好，但沒有壞到那樣糟。

三月二十六日，史迪威認為如果日軍那天不再攻擊，我方還有挽回狂瀾的機會。但英軍已在破壞仁安羌（Yenangyaung）的油田，士兵開始逃亡，平滿納以南火車已經不通了，也沒有卡車可用來運送部隊（史迪威要求 150 輛，蔣中正只准俞飛鵬撥給 50 輛，其餘的搶運物資）。據報日軍已在同古以北的葉達西（Yedashe）破壞道路。史迪威擔心蔣中正對他的反攻叫停，杜聿明則奉命阻撓。以鐵路可能被破壞了、路途太危險、火車沒有保護種種藉口不肯發動攻擊；史迪威不得不叫人，用槍押著火車司機，載運新 22 師，往來於平滿納和葉達西之間，直到下午七點最後一列火車才開出。

那天從中午十二點半的第 200 師戰況報告後，就沒有再收到每兩小時一次的消息，直到第二天清晨一點，才知第 200 師仍然在同古，大家重新燃起希望，杜聿明答應「明天一定攻擊」。不料清晨三點林蔚得到消息，仍有兩列載運新 22 師的火車在平滿納。直到二十七日上午九點，所有五列火車才離去，但杜聿明又說軍糧發生問題。

後來史迪威發現新 22 師的延誤，是蔣中正故意造成的。有人從二十六日下午一點到第二天清晨四點，攔住那些火車不准開行，使部隊不能按時到達集中地點。蔣中正捨不得他的精銳部隊去打硬仗，雖不好正式下令取消反攻，卻用拖後腿、釜底抽薪的辦法來達到目的。

二十七日上午九點，有關新 22 師動向的報告互相矛盾。到下午兩點才弄清楚，仍有兩列載運新 22 師的火車沒有開出。到下午四點，新 22 師剛開始攻擊，杜聿明又藉口日軍有 49 輛戰車，日軍有 105-公厘炮，不肯繼續進攻，要延遲到二十八日上午再談。下午六點史迪威得到報告，英方已經開始從普羅美撤退了。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三月二十八日清晨三點半，亞歷山大告訴史迪威，蔣中正已同意了由他（亞歷山大）指揮在緬甸的中國軍隊。稍後，史迪威收到蔣夫人（宋美齡）的便箋說蔣中正已經改變主意，接受英國人指揮在緬甸的中國軍隊（Just a line to you that the Generalissimo had decided to reverse his avowed policy and to accept British command of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亞歷山大和蔣中正怎麼談的，除了當事人外沒有其他的人知道。奉命替史迪威記錄戰地日誌的竇爾恩將軍（Brig. Gen. Frank Dorn），在他的「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第 71 頁，有如下記載：「At Maymyo we learned that "Alex" had gone to Chungking to make peace with the G-mo and straighten out the command situation. Up to this time Chiang was still huffing and puffing that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policy no Britisher would ever command *his* troops in Burma. What was actually said at their meeting was anyone's guess. The outcome was that Chiang Kai-shek emerged with the title of Comman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Alexander became supreme commander of all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Empty of meaning as were both titles, nevertheless they restored a Sino-British peace of sorts.」

如果真的是這樣，這個交換條件簡直荒唐之極。是不是這樣安排蔣中正就可以宣稱，在緬甸的中國部隊仍然是在他的統率之下，亞歷山大只不過聽他的命令而行呢？蔣中正可以有權任命亞歷山大統率在緬甸的中國軍隊，但亞歷山大怎麼能任命蔣中正為，連英國國會也辦不到的，大英帝國總司令？英國人不得指揮中國軍隊的「國家政策」，竟這樣容易地就被改變了。

亞歷山大獲蔣中正任命為中國援緬軍最高統帥，使史迪威的工作更加困難。他只聽蔣中正的命令已經指揮不動了，現在還得聽亞歷山大的。可是蔣中正根本不理這一套，依然同時直接指揮史迪威、林蔚、和杜聿明等人。

林蔚不能違背蔣中正的命令。看到史迪威要硬逼鴨子（新 22 師）上架（攻擊），他無法阻止，只好溜之大吉。史迪威追回到眉苗，和林蔚討論當前局勢後，發現林蔚的想法和他一樣，用新 22 師攻擊，趕調第 96 師來支援新 22 師，暫 55 師堅守平滿納。

這一回史迪威聰明了，他不再直接指揮杜聿明，而逼著林蔚命令杜聿明明天（二十九日）發起攻擊。儘管如此安排，史迪威還是不知道杜聿明會不會真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的發起攻擊。他下午四點從眉苗動身去瓢背看杜聿明，路上已被堆了很多石頭，直到晚上十點才抵達。杜聿明完全接受林蔚的命令，但認為已經失去時機。史迪威在日記中曾有「是誰的錯（Whose fault is that?）」之記載。接著，史迪威用電話告訴在眉苗的顧魯白將軍（Brig. Gen. William R. Gruber），要他通知亞歷山大配合，並強調要他（亞歷山大）真的攻擊，不是虛幌一招（...at midnight phoned Maymyo to have Gruber call on Alexander for real attack, not just a piddle. Major Hill took the message.）。

三月二十九日凌晨兩點，眉苗方面向史迪威回話說，給亞歷山大的信文已經轉達，亞歷山大應允照辦。史迪威遂前往在葉達西的新 22 師師部，於中午十二點四十分到達。廖耀湘師長藉口日軍太強，以及日軍正在增援，要等第 96 師到達後才進攻。那麼第 96 師是不是也要等暫 55 師到達以後才去支援呢？如果是兩天以前進攻，情況就容易得多了，但到現在還是不肯向前，杜聿明也溜走了，史迪威只好耐著性子等。

墨利爾中校（Col. Frank D. Merrill）上午九點回來說，英方將由史列姆將軍指揮出動全部戰車進攻。史迪威找到杜聿明，把當天發出給英方的信文「中方正在極度困難情形下進攻，英方是否學樣請自行決定（Chinese are attacking under extreme difficulties and it's up to the British to follow the example.）」告訴了杜聿明，寄望他能採取行動。杜聿明雖然不敢反抗林蔚，但蔣中正在直接指揮他，林蔚的命令就無效了。他照例提出各種藉口不肯下令攻擊，除了扣住第 96 師的兩個團外，他本人也要回到平滿納去。這一來就無法及時在葉達西發動反攻了。

英國方面又是怎樣呢？英緬第一軍軍長史列姆中將有如下記載：「On March 28 General Alexander, urged by the Generalissimo, ordered me to take the offensive at once in order to relieve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Two of Stilwell's staff came to see me, also, with a message stressing his need.

「It was quite contrary to my intention thus to attack before my corps was concentrated and I doubted if anything we could do in our present state would really help the Chinese. However, it was an order, and it was up to us to make an attempt, even if not a very hopeful one, to help our ally.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 Although our information of the enemy was poor and the 17th Division was still trying to re-equip, I ordered Cowan（英軍第 17 師師長考萬少將 Maj. Gen. D. T. (Punch) Cowan） with the strongest force he could make mobile to advance astride the main road and railway towards Okpo, sixty miles southeast of Prome, and to destroy any enemy encountered. In addition, to prevent enemy forces reported on the west of the Irrawaddy from crossing the river behind Cowan, I organized a small detachment to move down that bank. I was far from happy about these operations, but they were the best we could do to carry out General Alexander's orders.

「 Cowan formed a striking force of a tank regiment, a battery, and three infantry battalions, all at half strength, under Brigadier Anstice, and ordered him to occupy Paungde, a big village thirty miles south of Prome. Although a few days earlier we had raided Paungde and driven out a Japanese detachment, we now found it strongly held. While severe fighting was going on for possession of the village, Anstice received reports of Japanese approaching the road behind him and a liaison officer returning to Divisional Headquarters had a shock when he found Shwedaung, a town on the main road only ten miles south of Prome, full of Japanese. Cowan then ordered Anstice to withdraw, and sent two weak Indian battalions to clear Shwedaung from the north.

「 Meanwhile, our small force on the west bank had been ambushed by enemy concealed by villagers in their houses. After desperate resistance most of our men were killed, but twelve, all wounded, were kept till next day then, tied to trees, they were used by the Japanese to demonstrate bayonet fighting to the villagers. This was only one of many instances in the campaign of bestial courage. The Japanese conducted towards their prisoners will always remain a foul blot on their record.

「 With the loss of this detachment the enemy began to cross to east in large numbers, bringing with them several hundred of the Japanese-officered Burma National Army. These at first, believing themselves invulnerable to bullets, fought fanatically, but their ardor cooled as they realized their errors. Nevertheless, they were an aggravation to the troubles of our withdrawal. Casualties on both sides in this action at Shwedaung were heavy. We lost ten tanks, two guns, numerous vehicles, and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killed and wounded in the infantry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alone（根據美軍戰史，準確數字為 361 人）。These were losses which at our reduced strengths and without hope of replacement we could not afford.」

中國方面包括蔣中正和史迪威，都提出要英方全力配合，英方也真的全力發動了攻擊，而中國方面反而耍烏龍不肯進攻。史迪威無法可施，遂於三十日以「現在既已有亞歷山大統一指揮，我（史迪威）相信不必再有我或第三國的人夾在中間，使事情益趨複雜（Now that command is unified [under Alexander] I believe it would unnecessarily complicate the situation if I or third country national remain）」為由，要蔣中正將其免職，另派他人指揮中國援緬軍。

史迪威動身返回眉苗時，杜聿明和廖耀湘都規避不見，沒有攻擊行動，日軍也不見動靜。廖耀湘還把師部後移了一英里，杜聿明更命令廖耀湘，在第 96 師和暫 55 師到達前，不得採取攻擊行動。

三月三十一日，史迪威向亞歷山大和魏菲爾把情況解釋清楚後，即返回重慶，於下午兩點到達。

史迪威四月一日的日記中記得有「今天是愚人節，我是笨蛋嗎？從三月十九日到四月一日，我天天和中國人、英國人、甚至美國人掙扎。由於愚蠢、懼怕、和防禦態度，我們失去了一個把日軍打回同古的絕好機會，其基本原因是蔣中正的干預。如果他讓我在平滿納集中兵力，我們可能已經反攻；我命新 22 師前往（葉達西）時，如果他沒有阻止其前進，我們可能已經切斷繞過同古的日軍。如果他不暗中指揮杜聿明和林蔚，他們會服從我的命令。他（蔣中正）不能放手（心痛他的精銳），在距戰線 1,600 英里外的重慶，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毫無道理的指示就不斷飛來，而且遊移不定。我們堅守他就叫攻入仰光；他得到一點不利的消息，立刻命令防守平滿納。他無視日軍得利於同古而堅持把部隊用於防守 200 英里後的曼德勒；他要我不出自己的防區，不管英方的閑事；卻又委任亞歷山大為緬甸中國部隊的最高統帥。我要求 150 輛卡車（運送新 22 師），他卻叫俞飛鵬只給 50 輛。

「他（蔣中正）不斷干擾和寫信（給杜聿明和林蔚等），使我的職位形同虛設。援緬軍的軍長、師長們，事實上只做他們認為蔣中正要他們做的事，何必服從我呢？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見到 XX，他一古腦都說了出來。他說是蔣中正親自下令撤退至平滿納之線的（Saw——. He knows. Spilled the Beans. Said Chiang Kai-shek himself was ordering retirement to Pinyin line.）（依情況推測，此人應是史迪威（懂英文）的好友，當時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辦公廳主任商震將軍）」。

這天中午，史迪威見到蔣中正時，把前線的情形毫不保留地都說出來，向他攤牌要求免職。蔣中正故作驚訝地說：「他們為何不服從？」，「我要調查，如果師長不服從，我會槍斃他。」，「杜聿明將軍有沒有下令撤退？」，「我會告訴他們，他們必須服從。我們可以把這事弄清楚，」...等等（At 12:00 went down [to Chiang Kai-shek] and threw the raw meat on the floor. It was quite a shock. Pulled no punches and said I'd have to be relieved. He said "Why won't they obey?" "I'll investigate and if the divisional commander disobeyed, I'll shoot him." "Did General Tu order a retreat?" "I can tell them must obey and we can straighten it out." etc., etc. ）」。

史迪威要蔣中正再考慮一下，是另派他人或是換另一批部隊到緬甸去。史迪威並告訴蔣中正，他無法以美國空軍（即當時的美國陸軍航空隊），支援一個他（史迪威）對該部隊長沒有信心的部隊（Told him, however, I couldn't put American air units in support of troops in whose commanders I had no confidence.）。

關於這一點，梁敬錚教授的「史迪威事件」第 90 頁，引用「大溪資料」中的，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三十日之，「蔣委員長接見居里談話紀錄」中部分談話：「...（三）緬甸之役，我命第五、六兩軍入緬助戰，伊不喜第五軍軍長杜聿明，遂不肯以其統轄之第十路空軍助杜作戰。第五軍乃中國軍隊，豈可因一人之愛憎，影響到中美軍事之合作^{註 5-19}...」。

此談話紀錄，已列入梁敬錚教授的「史迪威事件」（增訂版）第 339 至 344 頁（附錄四「蔣委員長接見居里談話紀錄（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三十日）」）。其原文為「...至史將軍之態度，余可再舉一小事以為例。當其第一次由緬初返渝時，彼告余稱，彼不喜杜軍長聿明，故美國空軍第十軍此後不能協助第五軍。史將軍出此言時，竟未考慮第五軍為中國之軍隊。因其私人之愛憎竟牽及美國空軍與中國軍隊之合作為願與不願，顯已忘其為中國入緬軍之指揮官地位矣。當時余因史將軍取此態以為其指揮中國軍隊，恐無良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好結果，余雖赴緬將無效果，然為中美兩國合作之關係，不能以其個人之失言而改變余之態度，故仍與夫人赴緬嚴令中國將領對史將軍絕對服從。但余赴緬之行竟未得良好效果，故深感史將軍實不能瞭解中國人之心理。」

蔣中正這段話與事實不符，「大溪資料」中這樣記載的原因有兩個可能：一是蔣中正真的這樣說過，他說了假話；二是這個紀錄曾經被改寫過。不管是假話也好，是竄改也好，都沒有做到天衣無縫，留下了破綻。

經查在那段期間蔣中正一共去過緬甸三次：

第一次是在 1942 年二月上旬，他與夫人去印度經過緬甸，那時史迪威還在美國。

第二次是在二月底到三月初，那一次他和正在來華途中的史迪威見過面，但史迪威還沒有被任命為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也沒有被授權去指揮中國援緬軍。

第三次是在四月上旬，不是蔣中正說的「當其第一次由緬初返渝時」。史迪威受任為中國戰區參謀長去指揮中國援緬軍，第一次因指揮不動杜聿明而回重慶找蔣中正談判，日期是三月十七日（三月二十一日返回緬甸）。十八日，他和蔣中正兩小時的談判中有激烈爭論，史迪威沒有讓步。那天傍晚，商震去和軍令部討論後告訴史迪威說，何應欽（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徐永昌（軍令部長）、和劉斐（軍令部次長）都同意史迪威的論點，他們預備第二天去見蔣中正。

蔣中正同意了史迪威的要求：一旦戰鬥開始，他在蔣中正設下的縱深防禦、一個師留在曼德勒、不聽英國人指揮、和只有在緊急狀況下才幫助英國人的限制下，有完全的自主權。蔣中正並未為此去緬甸。

戰鬥開始（三月十九日日軍開始進攻在同古的中國守軍）後，史迪威仍然指揮不動杜聿明，他於三月三十一日再回到重慶（四月五日返回緬甸），要求辭職。蔣中正的確為史迪威指揮不動杜聿明而去過緬甸擺平此事。史迪威四月一日在重慶也的確對蔣中正說了他無法以美國空軍（即美國陸軍航空隊）支援一個他對該部隊長沒有信心的部隊，但並未指明就是杜聿明。根據美國戰史，（陸軍）第十航空隊在這次戰役中，原預定五月一日才能正式執行戰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鬥任務。當時該第十航空隊，除了對華提供了有名的「飛越駝峰」空運外，只派了一組從爪哇（Java）撤退到印度的無線電通信人員跟隨史迪威。後來雖然出動過少數 B-17 重轟炸機，但並沒有任何對中國援緬軍實施空對地近接支援的記錄。（B-17 是稱為空中堡壘（flying fortress）的 4 引擎的重轟炸機，只能執行高空的水平轟炸，完全不能用作空對地的近接支援任務。）

經過查證，筆者發現是蔣中正把陳納德的事硬套在史迪威頭上。陳納德的自傳「Way of A Fighter」第 154 到 156 頁，有蔣中正要求飛虎隊對中國援緬軍提供空對地支援。陳納德認為沒有優良的陸空通信、和受過訓練的陸空聯絡員、以及即時的地面狀況情報，空對地近接支援不切實際。因此蔣中正改為以鼓勵士氣飛行（morale missions）代替空對地近接支援。那時飛虎隊的飛行員們不滿陳納德對蔣中正及蔣夫人太過軟弱，而不顧他們的安全，憤怒已達極點。四月二十日，陳納德下令三架飛機前往泰國清邁上空，與英方的慢速轟炸機會合並護航，被此三人（Frank Lawlor, "Buster" Keeton, 及 Henry Geselbracht）以陳納德對兵力運用不當而拒絕。

陳納德憤怒之下，要求此三人提出辭職，不料在場的 34 位飛行員中竟有 28 人簽名辭職。面對如此情況，陳納德立刻以鐵腕鎮壓，要他們撤回辭職，並威脅說辭職的人如果離開壘允基地，將以逃亡論處（槍斃）。同時，陳納德也以停止「鼓勵士氣飛行」為交換條件，才把危機化解。四月二十三日，蔣中正同意了陳納德的決定。

「史迪威來華使命」第 133 頁對此還有更詳細的記載：陳納德向隊員們承諾了 1. 總統來函慰留，2. 立即從喀拉蚩（Karachi）撥給駕駛員 30 人，及其他人員 50 至 100 人，3. 提早撥給第 23 驅逐大隊飛機，使飛虎隊可以併入第 23 驅逐大隊作戰，4. 取消空對地近接支援。羅斯福同意了第 1 項，蔣中正同意了第 4 項。第 2 及第 3 兩項陳納德未做到。不想這段恩怨竟被移花接木栽在史迪威身上。

那時緬甸的上空已是日本飛機的天下了，史迪威這句他無法以美國空軍，支援一個他對該部隊長沒有信心的部隊的話等於白說。但從另一層意義來看，他這樣說必有所指。如果這話是針對蔣中正而言，那就極具威脅性了。商震將軍十分震驚，蔣中正夫婦也感到事態嚴重。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第二天（四月二日）史迪威被邀請去蔣中正的黃山官邸，結果是改派從前曾指揮過杜聿明的羅卓英，為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即中國援緬軍）司令長官（四月三日發表，接替三月十二日發表，但未到任的衛立煌將軍），作為史迪威的副手，把杜聿明和史迪威隔開。蔣中正並告訴史迪威，他將親自去緬甸，面告援緬軍的將領們，他們必須服從史迪威的命令。

四月四日，天候不良。五日下午天候轉好，史迪威經昆明於傍晚抵臘戍，發現整個戰線已向後撤，但部隊還算完整。他連忙部署，想把日軍引到中國軍隊集結的平滿納之處予以重創，然後視情況有秩序地往曼德勒撤退。

要達到此目的，需要左翼（靠泰國邊境那邊）的第六軍守得住。史迪威去那裡迅速巡視一下，留下幾個美國軍官，以確保第六軍執行他的命令，然後回到司令部作最後安排。

四月六日美國著名「時代週刊（Time）」發行人亨利魯斯（Henry Luce）的夫人 Mrs. Clare Boothe Luce 隨同史迪威前往眉苗，為「生活畫報（Life）」採訪。晚上七點鐘，史迪威、亞歷山大及蔣中正等舉行會議。亞歷山大向蔣中正報告情況後，蔣中正說史迪威已被授予全權指揮中國軍隊，要亞歷山大和史迪威打商量。

為消除蔣史不和的傳言，四月七日中午，蔣夫人愉快地挽著蔣中正和史迪威，站著由記者拍照。隨後，蔣中正明白告訴羅卓英、杜聿明等，他們必須毫無疑問地服從史迪威的命令，否則人頭落地。蔣中正並且說史迪威將指揮英國人，史迪威有權提升、蠲免、或懲罰任何中國遠征軍的軍官，包括槍斃少校，令史迪威受寵若驚。但亞歷山大依然是中國援緬軍最高統帥，究竟該誰指揮誰，或是史迪威和亞歷山大兩人各幹各的呢？

蔣中正也同意史迪威不能再退、必須就地抵抗的建議。為保住油田（仁安羌），大家（蔣中正、史迪威、羅卓英、杜聿明等（可能亞歷山大也在場））一致認為必須打一場決定性的仗。會議中也決定把第 96 師立即開往格司瓦（Gathwa）接替英軍，然後準備攻擊。史迪威在日記中感嘆地說，一個月以前難以想像的美夢竟然成真。羅卓英和杜聿明也以「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氣慨，誓言不打败日軍決不回國。這一切都被魯斯夫人在美國「生活畫報」上發表了。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四月八日上午十點半，史迪威被蔣中正召往討論蔣的作戰計劃，史認為可以接受，只是新 38 師守曼德勒太吃重了。孫立人反對守曼德勒。那天日軍開始空襲眉苗，大家避到花園裡去，因此把中國在緬甸的情報主管 Fisher Hou 少將(因未能證實此中國少將的中文姓名，故原文照抄)死求活求，求得竇爾恩將軍（那時還是中校）專門替蔣夫人做的 18 個一人份草莓蛋糕也烤焦了。

市區被炸死了不少人，一個未爆彈落在史迪威和亞歷山大身旁不遠之處。事後發現甚多炸彈是盟方留在仰光未及運出亦未破壞者，未爆彈則是日本貨。下午兩點半史迪威動身去曼德勒，再去瓢背，途中因天色已晚，遭到驚恐的緬甸士兵把他誤作敵人舉槍瞄準，幾乎被打死。

四月九日，史迪威與羅卓英、杜聿明長談交換意見。第五軍集結於平滿納在戰鬥中，第六軍在羅衣考以南等著截擊北上的日軍。下午五點半，史迪威、羅卓英和杜聿明同去前線視察。此時第 200 師正在平滿納以北佈防，看來很不錯，經過了在同古十二天的激烈戰鬥還有 6,125 人。他們三人都對第 200 師的官兵講了話。史迪威只簡單的說了幾句，羅卓英講了半小時，杜聿明 15 分鐘。那天新 22 師捉到一個日本兵。史迪威回到司令部已經是清晨四點半了。

關於同古之戰，美方戰史有如下之記載：「史迪威和杜聿明爭論，並請求杜聿明以五個團去攻擊一個團的日軍時，日軍正在同古城中猛烈進攻（攻擊中國的第 200 師）。三月三十日，第 200 師開始有秩序而完整地撤退出來。其同古的奮戰，是盟軍在緬甸最長的抵抗，應歸功於第 200 師的努力及其師長（戴安瀾將軍）的堅強領導。五年後，日軍回顧當日情形，認為進攻同古為其（在緬甸）最艱苦的一役（While Stilwell was arguing and pleading with Tu Yu-ming to attack one Japanese regiment with five Chinese regiments, the Japanese were vigorously at work in Toungoo, and on 30 March the 200th Division began to retire. The withdrawal was well handled, and the 200th Division got away intact. The stubborn defense of Toungoo by the 200th Division was the longest defensive stand made by any of Burma's defenders and reflected great credit on the division and its commander. Five years after, the Japanese looked back on it as the hardest fighting of the campaign.）」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四月十日，杜聿明交給史迪威一封蔣中正九日的來信，要賴掉他（蔣中正）已同意支援英方的第 96 師（即四月七日會議中，把第 96 師立即開往格司瓦（Gatthwa）接替英軍，然後準備攻擊之決定），說只要一個營就夠了，但卻要英方的戰車支援中國援緬軍。

當天（四月十日）蔣中正又推翻了他九日的決定，來信說「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派至少一個中國師大力支援英方摧毀敵人，這是一個戰略行動，絕對不能輕忽（According to our plans a strong division must speedily be sent to support the British forces in meeting the northward advance of the enemy along the Irrawaddy. This is a strategic move which can by no means be neglected. It is my fundamental plan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nemy forces in Burma. It is imperative that, be the circumstances what they may, a division or more of our strength be so dispatched, as I directed in the first place. ...）。

四月十二日，蔣中正更命令史迪威增援另兩個英方防守的據點。

四月十五日蔣中正又來信說「現在英軍已完全沒有希望了，用一個師去支援英方已經無濟於事。他們不等到我們平滿納打一場決定性的仗，就會先逃到伊洛瓦底江西岸去了。我（即蔣中正本人）的看法是不用再管他們，我們要趕快決定計劃，自己幹自己的（... The British force moreover are now in a hopeless position and to reinforcement them by a division will not avail to maintain their lines. They will not wait their positions and retreat to the Western bank of the Irrawaddy river. In view of this certainty our forces must quickly frame new plans for independent action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movements of the British forces. ...）」

但四月二十日，蔣中正又改變了主意，命令史迪威援救英軍。

由於蔣中정의反復無常，使有限的中國部隊兩頭不著邊際地在途中來回奔波，不知何所適從。當英軍到達 Minhla-Taungdwingyi 之線時，卻不見原先議定的中國協防部隊。

四月十一日，史迪威曾去羅衣考看甘麗初，發現軍部距師部有 42 英里之遠；從師部到團部還有 10 英里，實在太不像話。他抵達雷列姆（Loilem）時，甘麗初卻以法國名酒盛宴招待。史迪威十二日回到瓢背，堅持羅卓英申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斥甘麗初軍長，並立即將暫 55 師師長陳勉吾免職。史迪威的命令內容如下：

I recommend that General Kan, CG, 6th Army be reprimanded.

1. He does not control the actions of his division commanders.
2. He has moved, without orders, unit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Zone Commander.
3. He does not keep sufficiently informed about the military situation, or care and supply of his troops.

I recommend that Gen. Chen Li-wu, (陳勉吾師長亦名陳勵吾，在此，其英文譯名原文如此) CG of the 55th Division, be relieved of command at once.

1. He has no control over his division.
2. He has already withdrawn, without orders, before an inferior Jap force, and needlessly given up vital ground.
3. He has shown no disposition to obey his strict orders to attack and re-take Mawchi, but instead has taken a defensive stand with six battalions opposed by only one battalion of the enemy.

但羅卓英並未照辦。

特別說明：「Reprimand」中國譯成「申斥」，聽來只是口頭上的斥責而已，不當一回事。就算是書面的「申誡」，也是小事，何況還可以用「嘉獎」來抵銷。但在美國軍方來說，卻是很嚴重的處分。此文件不但永久存在當事人的檔案中，凡受過「Reprimand」的人，就終身不能再獲得晉升。即使當事人退役甚至死亡，只要檔案未銷毀，此文件就永久存在。

四月十三日史迪威命令第 93 師開拔時，不但遭到呂國銓師長以沒有卡車運送而堅拒，呂國銓的態度還受到第六軍軍長甘麗初的強力支持。

那時要獲得卡車，不但需緬甸地方政府同意優先運送部隊、還要亞歷山大總部批准，最後還須經過中方的繁複程序，而且數量不足需要（根據美軍戰史，中方在臘戍有卡車 850 輛，史迪威要求 150 輛，只獲准撥給 22 輛）；八天徒步行軍的路程，用 22 輛卡車來回運送需時 30 天，但第六軍堅持如故。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直到四月二十日，史迪威才知道第 93 師還在原地未動。他趕快嚴令第 93 師和第 49 師西行，可是已太遲。

四月二十三日，第 49 師兼程趕到可以和第 200 師互相呼應的位置（其時，第 200 師奉史迪威和杜聿明之命，正在向棠吉的日軍進攻，希望切斷向臘戍進攻的日軍第 56 師團後路，而扭轉戰局），完成攻擊準備時，第六軍軍長甘麗初不但禁止第 49 師向日軍攻擊，還命令第 49 師返回原防地。彭璧生師長怒極，和其參謀長相商準備抗命而進攻，但與甘麗初軍長爭論後，由於沒有後台只好服從。因此，第 200 師的攻擊沒有結果。此時蔣中正命令第 200 師歸國，杜聿明卻命令第 200 師前往密支那，戴安瀾選擇了去密支那，途中受到日軍伏擊。副師長帶了部隊，抬著重傷不治的戴安瀾遺體，且戰且走退向歸途。中國也失去了那個時代裡最好的師長。

日軍第 56 師團攻陷臘戍後，加上泰國部隊，分成四路進軍。第 113 聯隊在卡車運送下，以第 14 戰車團開路，飛奔八莫、密支那。第 148 聯隊則沿滇緬公路，緊追在新 29 師之後，直奔雲南。新 29 師在畹町受挫大敗。

那時，宋希濂是昆明防守司令官，自從中國援緬軍（第五軍第六軍及後續部隊第六十六軍）先後分頭進入緬甸後，雲南西部半個省的防務亦歸宋希濂負責，由宋希濂的起家部隊第 36 師駐紮在騰衝、畹町一帶。後來緬戰失敗，日軍第 56 師團的第 148 聯隊衝至雲南邊境，擊敗新 29 師後直逼惠通橋。就當時情形來說，當然也不能責怪第 36 師，可是在那樣緊急關頭，戰略要地惠通橋一帶竟防務空虛，連準備炸橋的命令也無人執行。林蔚將軍及參謀團的蕭毅肅、馬崇六將軍只好親自在通往橋頭的公路上指揮交通了。當晚，蕭將軍聽見林蔚將軍與人爭吵，過去一看，原來是有人把一輛大卡車停在路中央，阻擋了後面的車輛，不肯讓路。蕭將軍立刻向那司機大吼說「這一路都歸我們指揮，你敢不服從！」並向天上開了一槍。那司機用手電筒一照，看清楚是兩個中將，才趕快把車開走。

當時現場只有少數憲兵，蕭將軍又趕緊向後方不遠的滇緬公路負責人曾養甫（後曾任交通部長），借得交通警察（特務部隊）50 名參與防守（曾發給每人五十元），要他們協力頂住四小時，結果大家合力頂住了。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天幸第 36 師（師長李志鵬）的一個工兵連及時趕到。當即由蕭將軍手寫一份命令，由林蔚將軍簽字後，交由該工兵連長作炸橋的準備，並由馬崇六將軍監督作業。蕭將軍看著試過炸藥後，才和林蔚將軍一同守在橋頭。那時還有大小軍民車輛二百餘輛無法來到橋頭，部份人員棄車步行，有些站得遠的不肯過來，其中事先已和日軍有連絡的人，已經掏出一種臂章來戴上表明身份了。至此，林蔚將軍等才走過橋來，在日軍先頭人員踏上橋身之時，下令並親自看著橫跨怒江鋼索吊橋炸斷，使直至昆明的腹地得以轉危為安。

與工兵同時趕到的，還有第 36 師的另一個營，當即由蕭將軍指導在怒江東岸佈防。林蔚將軍等人，待情勢穩定後，才放心離去設法催促增援部隊。相信受到漢奸的指使，林蔚將軍的座車剛開行不過數十公尺，車頭即被對岸日軍炮彈擊中，雖然沒有爆炸，卻已不能行駛。同車的蕭將軍急忙拉住林蔚將軍，一同滾到路旁的溝中，才沒有被日軍的機槍所傷。

有關這一段的情節，蔣中正 1942 年 5 月 6 日的日記說得相當清楚。全文如下：「接昆明電話稱敵軍已過潞江東岸保山電報電話仍不通因之謠言蜂起乃命宋希濂由昆飛往雲南驛轉保山前方指揮下午接慰文（林慰亦名林慰文）魚辰（魚，電報日期代碼指當月六日；辰，電報代碼指當日上午七到九時之謂）電乃知我卅六師仍在潞江東岸與敵隔江而戰並未有敵過江也心始安妥晚間又接慰文微戊（微，電報日期代碼指當月五日（此電遲到）；戊，電報代碼指當日下午七到九時之謂）即五日電乃知敵於微日已到惠通橋西岸向我東岸射擊而我卅六師先頭部隊之一營方到東岸布防幸慰文此時過江即令炸毀橋梁催與卅六師部隊急進而彼坐車被敵彈擊傷幸人無恙未知樵峰在何處甚念又接杜聿明電稱史迪威羅尤青令我軍越印邊境之「龐炳（Paungbyin）」余則令全軍回密支那轉進此史或為戰事失敗神經不安之故可嘆」。

儘管參謀團及時處理得當，若不是天佑中華，蔣中正接得宋希濂報告後，及時收到林慰文將軍的電報，得知前方真實情況。以蔣中正的一貫作法，他十分可能就會下令退守瀾滄江。而讓日軍輕易佔領怒江東岸，然後循滇緬公路，快速衝過並無重兵防守的瀾滄江大橋直達昆明。果然如此，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後來，軍事委員會對此緬甸戰役分別發佈獎懲，因為在大戰役中，勝並不代表人人有功，敗亦不表示人人有過也。但對那些在惠通橋出力的憲兵、工兵和交通警察來說，獎金比團體獎來得實惠，卻因軍事委員會當時的政策，不免令人感到有虧待他們之處。

在泰國境內的另有兩路泰國軍隊，由清邁向北推進，與日軍呼應，但因行動過於遲緩，並未發生大作用。至此，日軍第 148 聯隊就回頭加入第 113 聯隊的行列，繼續向緬北進攻。

新 28 師本散佈在臘戍和龍陵之間，集結完畢後也奉令歸國，於五月十五日渡過怒江。

第 49 師和第 93 師，受到從雷列姆來的日軍第 18 師團之第 56 聯隊，和從泰國清萊（Chiang Rai）來的泰軍夾擊於景東附近，但僅第 49 師應戰。三天後，他們亦奉蔣中正的命令歸國。

在援緬軍的主力（第五軍）方面，情況也不樂觀。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時，杜聿明來見史迪威，說在馬格威的英軍全無士氣深以為憂，而且英方正在炸毀仁安羌油田，英印軍第 17 師已撤離唐得文伊，英方全線崩潰已在意料中。此日日軍轟炸瓢背。史迪威應亞歷山大緊急相召，於晚間十點半離瓢背，與羅卓英同赴眉苗，在十五日清晨四點半抵達。休息兩小時後與亞歷山大見面。全是壞消息，馬格威已失陷；從此日軍往北推進，一路過來都不會再遭受抵抗了。如果曼德勒失守，英方除留下一個旅和剩下的戰車掩護援緬軍後方的臘戍外，其餘都向卡兒瓦（Kalewa）和密支那（Myitkyina）撤退。

就在這時，蔣中正電令史迪威，對中國士兵每四人發給西瓜一個（Burma is a hot place. Watermelons are good for the morale of thirsty troops. Stilwell will provide one watermelon for every four Chinese soldiers.）。緊接著蔣中正又電令史迪威，對死亡士兵殮以松木棺材，運回中國歸葬祖塋（All Chinese should be buried with their ancestors. Therefore the bodies of all men who are killed or die in Burma will be shipped back to China in pine-board coffins.）。

此要求引起美方人員憤怒，認為這是蔣中正每月有五噸的專用空運量，吃多了哈密瓜的餽主意。連英方派在第六軍的聯絡員，為缺水的中國部隊安排的送水卡車，都被俞飛鵬的地區人員沒收，史迪威又到那裡去找西瓜？至於松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木棺材，更引起史迪威的部屬質疑，是否所有中國戰場的陣亡人員都有松木棺材盛殮？大家起鬪，問誰在緬甸看見過松樹？要派人去找松樹，先替蔣中正做一個特大號松木棺材。這就是在華盛頓闖傳一時的「西瓜令」和「棺材令」，連蔣夫人宋美齡後來在美國，也不得不向羅斯福承認，蔣中正史迪威不能和諧相處，受史迪威對此西瓜令的不禮貌回答影響甚大。

四月十七日，下午四點史迪威去看杜聿明，他正好去第 96 師。杜聿明情緒極壞，一個上尉和一個中尉因擅自退卻被槍斃，第 96 師余韶師長因作戰不力失去外圍陣地受到大聲斥責。回到第五軍軍部，史迪威與杜聿明商討至晚上十點半。杜聿明大吵大鬧要新 28 師增援，但英方在同一時間只准有一個中國師在曼德勒，新 38 師在那裡，新 28 師就無法通過，何況蔣中正已直接命令新 28 師歸國，杜聿明的命令就無效了。

日軍並未進入我方在平滿納佈置的陷阱，經過大量增援（四月中，增援的第 18 師團、第 56 師團、及第一和第 14 戰車團，以及歸建的第 33 師團第 213 聯隊在仰光登陸，但第 56 師團缺少的一個聯隊，直至此次戰役完畢，並未歸建前來參戰），分成四路進軍。西路第 33 師團沿伊洛瓦底江東岸，猛攻我右翼的英軍；中路第 18 和 55 師團沿鐵路東、西兩邊進攻曼德勒；東路第 56 師團在第 14 戰車團支援下進攻臘戍。

英軍從普羅美敗退到馬格威，再敗退到仁安羌。接著仁安羌失陷，英印第 17 師歸路被遮斷（對此，英方歸咎於蔣中正失信，因蔣中正應允的中國協防部隊，第 96 師，並未到達），亞歷山大當面親自向史迪威求援（也可以說是命令），允諾以他的半數戰車交付中方使用。因蔣中正三月十九日上午和史迪威會談時，曾准許史迪威在英方失去普羅美的緊急狀況下給予救援，但為了（中國）士氣，不能由英國人指揮。史迪威也要保護自己（第五軍）的側翼，就命令預備隊（孫立人的新 38 師）擔任此任務。

根據何詠騏將軍（Ho-yungchi 之音譯，十分可能就是當時新 38 師參謀長何鈞衡的別名）著 *The Big Circle* 的敘述，新 38 師的第 113 團解救在仁安羌被圍的英軍，是羅卓英奉蔣中正之命，指定由防守曼德勒之新 38 師的第 113 團前往營救的。孫立人雖然反對，但抗不過羅卓英拿著是奉蔣中正之命的大帽子壓他，只好服從。在這段敘述中，何詠騏將軍還一再強調，當時史迪威並不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在場。原文如下：「Just as Mandalay was settling back to normalcy, Sun received at midnight of April 16—from General Lo Cho-yin, not from Stilwell—the order to dispatch the 113th regiment to Kyaukpadaung, there to be commanded by the British General Slim. He was also ordered to send his 112th regiment to Kyaukse to join the 5th Army, and to keep the two battalions of the 114th regiment (one battalion thereof having been left in Lashio as guards) in Mandalay for “holding the town until death.” It was an extraordinary order. To garrison Mandalay adequately, even one division would not be enough, and here was an order to hold Mandalay “until death” by paring his already inadequate forces. At midnight he received the order, and at five past twelve he set off to interview General Lo. At 3 A.M., the car that carry Sun pulled up to Lo’s headquarters at Pyawbe. The session lasted all night, Lo maintained it was the Gissimo’s order to “hold Mandalay until death.” Sun argued that the order was to hold the city with one division, not with two battalions. He was opposed to letting part of a Chinese force stray off to a foreign command. Lo explained that the “foreign command” was in dire straits at this time, for the British had been bottled up in the town of Yenangyaung and had sent repeated requests for help. Arguments were bandied back and forth till 6:30 A.M. when it was finally agreed that the two battalions would be left to hold Mandalay but that Sun himself should lead the 113th regiment to rescue the British. During this all-night session, General Stilwell was not one of the conferees. 《Circle P-13》。

由當事人劉放吾口述，由其公子執筆的「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一書，第 21 頁亦有「馬格威棄守，影響第五軍防線，司令長官羅卓英為掩護第五軍側背，並應緬甸戰區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請求，於十四日下午五時，命令孫立人將軍以一團兵力開赴巧克柏當（Kyaukpadaung）支援英軍。第一一三團在劉放吾團長率領下，於十六日午後四時達到目的地佈防。」也可以說明當時史迪威並不在現場，而命令新三十八師援救英軍的，的確是羅卓英奉蔣中正之命而下令孫立人執行的。

中國軍隊解救仁安羌被圍的英軍，因史迪威並不在場，所以他的日記中只有簡單幾句話，美方其他文件也語焉不詳。但對英國來講，卻是一件大事。尤其也是當事人之英緬第一軍軍長史列姆將軍，他在他的自傳中，詳細地寫下了全部經過。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在敗退途中的英緬第一師，因缺水和疲憊不堪，全師七千多人，被附有第二山炮大隊的日軍第 33 師團之第 214 聯隊（共約二千人），圍困於緬甸中部油田重鎮仁安羌；英印第 17 師亦被遮斷在仁安羌以東。英印第 17 師師長考萬少將曾先後派出兩支各以一個步兵營及一個戰車連組成的支隊進擊仁安羌日軍，但均被擊退，以致英印第 17 師亦退卻無路，亞歷山大遂向史迪威求援。

英國史列姆中將看不起中國軍隊（但此役之後卻對中國軍隊完全改觀），原希望使用該師全部兵力，至少也要兩個團。大約是回應太平洋戰爭初起時，魏菲爾在蔣中正召開的太平洋戰略會議中所發狂言「要中國軍隊到緬甸協防是英國的恥辱」。後來只同意了象徵性地接受中國一個「團」去緬甸），蔣中正只准派出一個團，新 38 師的第 113 團，去救援。第 113 團在曼德勒的防務，則由新 28 師的第 83 團接替。

根據史迪威將軍四月廿日日記所載，（新 38 師的）第 113 團（團長劉放吾上校）於 1942 年四月十九日晨，在英軍第七裝甲旅的 12 輛輕戰車及三門大炮的火力支援下，冒著華氏 110 度（史列姆的記錄是 114 度，相當攝氏 44.5 度）的酷熱天氣勇猛進攻。激戰四小時，攻下日軍五個堅強據點中的三個，擊斃日軍約 400 人（1984 年英國出版的 BURMA, The Longest War 1941-45 的記載也相同——打死日軍 400 人），將被圍困的七千英軍，其師長司考特少將、傳教士、新聞記者等，以及五百多平民救出。

起初，史列姆中將急於救出英緬第一師，知道新 38 師的第 113 團到達後，立刻就在當天（四月十七日）上午找上劉放吾團長，經過翻譯人員，命令他馬上發動攻擊。劉放吾團長奉到英國史列姆的「手令」之初，因蔣中正有絕對不准接受英國人指揮的命令，推托沒有孫立人師長的命令而不肯爽快答應，答應後又找各種藉口遲遲不肯奉（史列姆的）命。史列姆憂心如焚，他在其回憶錄中形容劉放吾上校「其貌不揚，個頭不大，佩一把大型手槍，我（史列姆）氣得真想用他的槍把他斃了」。

當天下午孫立人一到，史列姆就要孫立人去催劉團長。孫立人當然知道蔣中正有絕對不准接受英國人指揮的命令，但不能講出來，就和史列姆約好第二天（十八日）中午發起攻擊。他怕孫立人不肯，還把他手頭僅有的英國的第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七裝甲旅的十七輛戰車（史迪威的日記說是 12 輛），和他手頭所有的炮兵（也只有大炮三門而已），都交給孫立人指揮，支援劉團長。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支援英緬軍和劉放吾的戰車，都陷入沙中動彈不得。那天傍晚，英緬第一師師長在無線電話中，要求史列姆准許破壞所有裝備和車輛後突圍。史列姆怕黑暗中分不清楚遇到的是日本軍隊或是中國軍隊而傷亡更多，要他堅持到天明。司考特師長以近於哀求的語氣說「好吧，我們會盡力支持到明天早上，但是，比爾（史列姆的名字），看老天的面子，要那些中國人趕快進攻吧（*Alright, we'll hang on and we'll do our best in the morning, but, for God's sake, Bill, make those Chinese attack.*）」。

第二天（十九日），到時候史列姆不放心，又去找孫立人。孫立人知道重慶的指示在下午兩點過後已送達劉放吾團長，就說「好，我們去看看」。

史列姆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他們到達時（下午三點），第 113 團正要發起攻擊，劉放吾團長就面邀他（史列姆）及孫立人，由他（劉放吾）陪同到第一線營去看看。他（史列姆）沒想到營指揮所距火線那樣近，聽了營長的報告後，就打退堂鼓表示非常滿意，正要轉身回去，不料劉團長又邀請同到第一線連去看看。他身為中將軍長，不去呢又顯得怕死臉上下不來，只好捨命奉陪，左閃右躲地跟到連指揮所，眼看著那個連發起猛烈的攻擊。此時劉團長轉身向他露齒一笑，笑得史列姆心中發毛，深恐又要邀他同去第一線排，幸好劉上校未作此邀請。史列姆（他後來升到陸軍元帥，並曾任大英帝國參謀總長及澳洲總督）肯在回憶錄中如此照實敘述，也足證其是一位誠實偉大的將領。

史列姆本希望中國軍隊（第 113 團）第二天（四月十九日）一天亮就發動攻擊，為了等重慶的指示，進攻時間由早上九點延到中午十二點半，又延到下午兩點，再延到四點，但真正發起進攻的時間卻是下午三點整。所以史迪威的日記說，解救仁安羌的行動是 1942 年四月十九日晨發起的。

英方不知劉團長必須經由團長（他自己）→師長→軍長→遠征軍司令長官部→軍委會滇緬參謀團→重慶蔣委員長→軍委會滇緬參謀團→遠征軍司令長官部→軍長→師長而後再到他，這樣一路請示上去，再一路指示下來的程序，錯怪了他。然而英軍獲救，英國必須有所表示。孫立人是劉放吾的頂頭上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司，不但人在現場，也參與其事，當然也是有功之人。可是由於種種原因，最主要還是英國人對劉放吾的誤會，劉放吾的功勞也落在孫立人師長身上了。直到多年後，英國女首相余徹夫人卸任後訪美時，才特地拜訪已移居美國加州的劉放吾團長，面致謝忱。

（特別說明：史列姆是在緬甸戰場唯一受到史迪威尊敬的英國將領。兩年後反攻緬甸時，史迪威是東南亞戰區副統帥兼北緬戰鬥區指揮官，史列姆則是英方第十四軍團司令。史迪威以東南亞戰區副統帥身分，是史列姆的上司吉法德上將（General Sir George Giffard, commander of the ground forces of SEAC）的上司；但北緬戰鬥區卻在史列姆轄區內。因此，史迪威在兩次會議中，都表示自願受史列姆指揮，史列姆也對史迪威十分尊敬。可是吉法德上將以史列姆的上司資格來管史迪威時，史迪威就端起東南亞戰區副統帥的架子來，打他的回票。北緬戰鬥區任務完成後，史迪威調皮地對史列姆說「將軍，我曾經是一個你的好部下，我服從了你所有的命令(Well, General, I've been a good subordinate to you. I've obeyed all your orders!)。」史列姆也毫不相讓地回答說「對，你這個老怪物，可是我給你的這幾道命令，都是你自己向我要的嘛(yes, you old devil, but only because the few I did give you were the ones you wanted!)」，可見他們兩人的私交也很好。）

孫立人從解救仁安羌英軍那時起，就與史列姆中將緊密合作力求表現，他不但如魚得水，而且為國爭光。但也因此被蔣中正視為脫韁之馬，加上後來他和史迪威的親密相處，而對他深具戒心，從而影響了他往後的一生。（事實上蔣中正對任何高級部隊長都不放心，時常把各指揮官所管轄的部隊調來調去，絕不讓一個師在同一個軍長之下，或一個軍在同一個集團軍總司令之下有太久的時間，那怕是他的愛將也不行。例如第六軍 1943 年屬第二十集團軍，1944 年就屬第十一集團軍；第 54 軍 1943 年屬第九集團軍，到 1944 年又改屬第二十集團軍了）。

四月十九日，羅卓英、杜聿明、史列姆、和溫特頓（亞歷山大的參謀長）都來到史迪威之處討論戰情。羅卓英、杜聿明很高興在仁安羌痛擊了日軍，史列姆擔心英緬第一師會完蛋，溫特頓則承認說「我的人就是怕日本兵（My men are simply afraid of the Japs.）」。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四月二十日，即新 38 師第 113 團收復仁安羌的第二天，因迫於情勢，又不得不放棄了。其時，災難性的壞消息傳來。暫 55 師沿公路 40 英里像露營那樣扎營，沒有巡邏，連哨兵也不放。日本的第 56 師團，在緬甸反抗軍帶領下，藉原始森林掩護，由泰緬邊境穿山越嶺，於十七日突然出現雷列姆與羅衣考之間，暫 55 師立刻就全盤潰散，官兵逃逸無蹤了。開往那裡去的第 93 師的兩個營看到勢頭不對，也立刻掉頭向東逃回，因此左翼防線遭到無法堵塞的鉅大突破。日軍第 14 戰車團到達羅衣考後更不停留，直奔臘戍和滇緬公路，切斷中國援緬軍歸路。

暫 55 師兩整天沒有消息，第六軍軍長甘麗初也不查問，根本不知道日軍出現，和在羅衣考附近的暫 55 師已不存在了。直到陳勉吾師長和少數師部參謀逃回來，才知道大事不妙。史迪威立刻使人傳令甘麗初，調第 49 師一個團去雷列姆，並令第 200 師一個團兼程（包括步行）趕往卡勞（Kalaw）堵住缺口。

接著，在防線中央的第 96 師也出了問題，日軍向其迂迴，看來也即將崩潰。電話線全被緬甸反抗軍割斷，史迪威急令塞伯特將軍（Maj. Gen. Franklin Sibert）前往。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八點半史迪威抵膠司（Kyaukse）。亞歷山大對史迪威說他會做史迪威要他做的任何事情，也會請魏菲爾提供空中偵察。史迪威要羅卓英同去卡勞，羅未拒絕，但未同往。

在密鐵拉（Meiktila）湖邊史迪威與杜聿明相遇，據告第 200 師一個團已抵棠吉（Taunggi），第二個團也開始行動了。杜聿明要等到明天（二十三日）才開始攻擊，也不高興被派來前線。他們當晚在湖邊過夜，史迪威第二天上午九點抵卡勞。在棠吉以西 18 英里處遇見戴安瀾，得知日軍已抵棠吉。戴的先頭部隊在棠吉 10 英里以西和日軍遭遇，被打死兩人停了下來。戴預備明晚包圍棠吉。如不能攻下棠吉，他自身就會首尾受敵。

四月二十三日，史迪威要杜聿明親自前往卡勞監督第 200 師，以堵住左翼缺口為第一優先。史迪威在回眉苗的路上，看到很多載運汽油和食米的卡車經過，卻沒有卡車給他載運軍隊。他上午和亞歷山大及溫特頓會議後，亞歷山大發出指令（directive），命令各部隊就原地佔領陣地。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史迪威開車走了一整晚，二十四日早上六點才到膠司。整天都沒有杜聿明和甘麗初的消息。第二天清晨兩點，知日軍已在雷列姆以北 40 英里。早上五點半，羅卓英說有重要消息急於會商。第 96 師已被擊潰，密鐵拉出現大缺口必須立刻堵住。史迪威把亞歷山大找來會商。第 200 師已攻至棠吉以西四英里之處。亞歷山大及溫特頓到達後，應允立刻派英印第 17 師一個旅去密鐵拉。羅卓英帶來新 22 師在瓢背被日軍猛攻的消息，和新 22 師將堅守至明（二十六日）晚，使第五軍特種部隊及車輛，以及第 66 步兵團（應為新 28 師的第 83 團之誤）得以把握此稍縱即逝的機會，從打詩（Thazi）東面撤退。然後大家都及時退過橫跨伊洛瓦底江的大橋。

第 200 師未攻下棠吉，將向河邦（Hopong）撤退。能撤往曼德勒的只有新 38 師、新 22 師、和第 96 師。

史迪威四月二十七日清晨四點離膠司，白天過曼德勒處橫跨伊洛瓦底江之阿瓦橋（Ava Bridge），看見此長達一英里的鐵橋所有橋樑、橋柱上都綁有炸藥，準備隨時炸橋。史迪威嚴令羅卓英去督促杜聿明上道。亞歷山大、溫特頓、及羅卓英來見面，仍然沒有偵察機。亞歷山大說戰車不能在沼澤地區行動，無法照原計劃撤退。在此同時，名義上還是中國援緬軍最高統帥的亞歷山大，要求史迪威把新 38 師撥歸英方。史迪威不但要服從命令，也還要借重英方的裝甲部隊，不願也不行，只好答應。但史迪威還是在三天後的五月一日，把新 38 師從亞歷山大手中要了回來（但孫立人還是繼續替英軍斷後，直到五月五日才向北撤退）。

之後，史迪威則決定率領新 22 師、第 96 師、和第 66 團（應為新 28 師的第 83 團之誤）跨過密定河（Myiting River），沿大路經八莫（Bhamo）歸國。但史迪威當天收到蔣中正的指示，要部隊留在八莫。

四月二十八日，日軍已在往細胞（Hsipaw）的半途，通八莫的兩條路都被堵住了。史迪威希望第 200 師能到達雷列姆，把日軍切斷就好了。

新 28 師的師長劉伯龍拒絕服從杜聿明的命令，第 66 團（應為新 28 師的第 83 團之誤）的團長也不服從羅卓英的命令，林蔚不得不出面發號司令了。史迪威到達第 96 師師部，發現余韶師長不滿杜聿明只給他 1,000 人防守 20 英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里的正面，而新 22 師兩個團（4,000 人）卻只防守五英里的正面，就坐著搖扇子喝茶，什麼事也不管了。

四月二十九日，史迪威發現羅卓英逕自下令第 96 師去密支那，新 22 師殿後，根本把他架空。史迪威不知蔣中正已把對他的授權打了大折扣，還在那裡發號司令，想挽救危局，可是已經沒有人聽他的了。

根據陳納德的「Way of A Fighter」第 159 頁的記載，蔣中正把左翼崩潰的責任推到史迪威身上，怪他不該把新 38 師派去仁安羌救援英軍，以致左翼被日軍突破。事實上，兩地直線距離約 175 英里，若以公路計算，當在 250 英里以上。事情都同時發生在四月十七日，互不相干，何況新 38 師是羅卓英奉蔣中正之命，而堅持新 38 師派一個團救援仁安羌英軍的。根據何詠騏將軍著 *The Big Circle*，及劉放吾公子著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的敘述，新 38 師的第 113 團解救在仁安羌被圍的英軍，是羅卓英奉蔣中正之命，指定防守曼德勒之新 38 師的第 113 團前往營救的。孫立人雖然反對，但抗不過羅卓英拿著是奉蔣中正之命的大帽子壓他，只好服從。在這段敘述中，何詠騏將軍還一再強調，當時史迪威並不在場。），而下令援緬軍，不得再聽從未經中國軍政部同意的，史迪威命令（From that day forward the Generalissimo had little respect for Stilwell's ability as a field commander and his faith in Stilwell's personal integrity began to crumble. If Stilwell had been a Chinese general there seems little doubt that his performance would have ended with a firing squad. As it was the Generalissimo withdrew his unqualified support of Stilwell and told Chinese field commanders they could no longer move troops on Stilwell's orders unless the Chinese War Ministry also approved. ）。。

不想後來這件事卻變成史迪威的罪名，而且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越滾越多。梁敬錚教授的「史迪威事件」第四十一頁就有「十六日，日敵再陷仁安羌，將英軍兩旅及戰車一營包圍於仁安羌以北之地區，我右翼大受威脅，乃抽調防守曼德勒之新 38 師兼程馳援，與包圍仁安羌之敵軍作戰兩晝夜，擊潰日敵第三十二團之主力，克復仁安羌，殲敵一千二百人，救出英緬軍七千餘人，戰車馱馬無算，美教士與新聞記者之被救者，亦不下五百餘人，而我左翼為日軍所擊破，遂至全線動搖，主要防地羅衣考（Loikaw）於四月廿日失守，敵以主力突破雷列姆（Loilem）抄臘戍，又乘勝佔新維、龍陵、八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莫，於五月八日陷緬北重鎮密支那，其八莫方面之敵軍，則由卡薩（Katha）上游渡河，於緬北細包山區中與我第二百師作遭遇戰，我戴師長安瀾於緬北退卻中，遇敵激戰，傷重捐軀，尤可痛惜^{註3-46}。」

那天（四月二十九日）晚間，亞歷山大得知臘戍已失陷後，就下令自緬甸總撤退（evacuation of all Burma），可是蔣中正卻命令史迪威不計一切代價死守曼德勒。

四月三十日晨，蔣中正又改變了主意，命令史迪威放棄曼德勒。不要說蔣中正三天前（四月二十七日）要部隊留在八莫那一番折騰，只這「不計一切代價死守曼德勒」佈置的耽擱，就受到當天晚上羅卓英的火車夜間在溫藻（Wuntho）以北與南下的列車相撞，鐵路運輸中斷的影響，使第 96 師沒能趕在日軍之前到達密支那。這天，戴安瀾的第 200 師克服了雷列姆。

那時，八莫即將失陷，英方預定在午夜炸毀阿瓦橋（因技術欠佳，只炸斷了一孔，很快就被日軍修復），亞歷山大已準備離去。全面崩潰已迫在眉睫。史迪威也送走 40 個非必要人員去密支那，另 12 人去卡薩（Katha）；只留下 20 人準備最後去壘允。羅卓英告知史迪威他決定去密支那，部隊由杜聿明指揮，史迪威只好同意。

史迪威第二天早上起來，得知羅卓英的火車於（三十日）夜間，在溫藻（Wuntho）以北 25 英里處，與南下的列車相撞。鐵路運輸中斷，又另無公路可用，史迪威氣得大罵王八蛋（That fat wan-ba-tan! He's out to save his own hide, and to hell with everything else!），只好竭力設法接駁。用汽車在泥濘和深陷的牛車路上，與逃難的民眾擠在一起牛步前進，第 96 師終於差了一天，未能趕在日軍之前到達密支那。

出事經過史迪威在五月一日的日記中，只有「昨晚羅卓英的火車與另一列火車相撞。不幸，他沒有被撞死（Lo's train collided last night with another. Unfortunately he was not killed.）」這樣簡略的一句話，但英國史列姆將軍卻有詳細的記載。

援緬軍敗退時，史迪威要把他手上現有的兩個師（新 22 師和第 96 師），用火車從曼德勒向北撤退到密支那之際，不料又遭到嚴重意外挫折。由於史列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姆得到新 38 師的中國人密報羅卓英要搶火車，就命令把所有火車頭，開往曼德勒以北 10 英里之處藏起來。羅卓英上了車才知道沒有火車頭，只好另想辦法。他攔截到另一列火車，用槍脅迫司機往北開，混亂了行車秩序。在夜間與南下的火車相撞，在此關鍵時刻使鐵路損壞無法使用達兩天之久。兩天後戰場情勢變化，鐵路號誌系統被緬甸反抗軍破壞，已經不能通車了。

（Numbers of Fifth Army Chinese were collected in Mandalay, and attempts were being made to get them away to the north by train. At the same time I was anxious to rescue some of the more important items such as rifles, bren guns, ammunition, medical stores, and boots, without which we could not continue to fight. With this object, two or three small trains were being load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few stout-hearted British and Anglo-Burmese railway officials who set a magnificent example of the devotion to duty. My Chinese of the 38th Division came one afternoon and told me that a certain Chinese general had discovered these trains and was coming that night with his troops to seize them and to escape north. I was in a quandary. I had not enough troops to guard them against the numbers who would appear, nor did I want a fight with our Allies. I sent warning to our railway friends and asked them to steam the engines ten miles up the line. In due course the Chinese arrived, piled themselves in, on, and all over the wagons. The general ordered the train to start. He was then told there was no engines, as on my order they had all been taken away. There was nothing for my Chinese friend to do but to call off his men and think of some other way of stealing a train. Eventually he succeeded in doing so and got away, but it was not one of my trains. I met him frequently afterwards in India. We never mentioned trains, but I noticed that he regarded me with an increased respect.) 。

從史列姆的記載可以看出，他似乎搶救物資重於撤退中國軍隊。這一點雙方各有立場，我們不必在此討論。重要的是中國軍隊裡出了吃裡扒外的人，為了討好英國人，竟出賣了自己人。史列姆沒有說出這個人是誰，但指明是新 38 師的中國人。能知道羅卓英計劃的人畢竟有限。由於史列姆並未指明此吃裡扒外的人是誰，所以筆者特別在此敬請本文讀者，千萬不要武斷地把這件事，誤會到任何一位在場的高級將領身上。

史列姆也沒有指出這位以武力攔截火車闖禍的將軍是誰，但史迪威五月一日的日記，卻明明白白地說出是羅卓英。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鐵路中斷兩天，史迪威以火車把中國部隊撤退到密支那，再用飛機把傷患及不必要的人員撤往印度或中國後，然後在胡康河谷（Hukawng Valley）建立基地，準備反攻收復緬甸的計劃，就變成泡影了。

緬甸戰事演變到這樣情況，已不再是和日軍對抗，而是如何保全和撤退。前線一片混亂，指揮系統已不存在。

為甚麼變化這樣快呢？除了沒有鬥志，最主要的就是不能「知彼」，毫無主動，只有等著挨打。由於蔣中正紙上談兵，和根據過時或不確情報而直接指揮中國援緬軍。這樣一來，史迪威連「知己」也辦不到了。更何況蔣中正惱怒史迪威對他「西瓜令」不禮貌的頂撞，藉口史迪威違反了他三月十九日「一個師留在曼德勒」和三月二十九日，不准把新 38 師用於前線命令（見「史迪威事件」第 50 頁註 3-40「...孫立人部明日可抵瓦城（即曼德勒），該師不得再調前方使用，希轉報史迪威。」），而瞞著史迪威，命令援緬軍對史迪威的命令「若無軍政部的批准，不得奉行」，連與史迪威不睦的陳納德將軍，也看不過去，而在他的自傳第 159 頁中寫下了「就算有良好的通信，這個政策（就是援緬軍對史迪威的命令，「若無軍政部的批准，不得奉行」的政策）也會在戰場上造成混亂（Even with good communications this policy would have produced confusion in the field. The Generalissimo never rescinded this order, except for the Ramgarh-trained Chinese troops eventually used in the north Burma offensive from India in 1944-45. It became a sore spot repeatedly rubbed raw during the bitter years that followed.）」的評語。

緬甸人痛恨英國人也是原因之一。有 200 名英軍在途中經過一個村落時，受到緬甸土人邀請歇息進食。當他們一走進村落中央，就被隱藏在四週茅屋中的緬甸反抗軍，用機關槍把他們全部打死。

一個英軍據點被日軍佔領後，日軍把英方的受傷人員交給當地土人，被土人用緬刀慢慢凌虐至死。英軍當天奪回該據點，軍中的廓爾喀（尼泊爾）傭兵立刻還以顏色，當晚捕捉了 10 倍於被殺英軍的土人，把他們脫光衣服釘在地上，也用刀慢慢把他們凌遲處死。

至於中軍隊呢？在吃夠了大虧後，才發現幾乎所有緬甸和尚都給日軍通風報信。因此以後只要見到穿黃色袈裟的和尚，在外急急奔走，就格殺勿論。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鐵路不通，沒有公路，（伊洛瓦底江的）船也沒有了。史迪威決定帶領他指揮部的人，由牛車道路和小徑前往密支那。他們一行擠在人、車、豬、牛、羊、雞之間，花了七個小時才到達平常一小時可達，曼德勒北面的士威坡（Shwebo）。

五月一日上午八點，每天由重慶傳達命令和加爾各答的飛機都沒有來，中國援緬軍已經崩潰。十一點，從雲南驛來了一架飛機，說奉華盛頓來的命令，要把史迪威接往印度；但史迪威認為如果中國軍隊回不了國就會需要他，因為只有他可以安排飛機對他們空投補給而堅持把他自己留下來，只把不必要的人再送走一批，也把所有文件一併帶走。如此一來，史迪威的指揮部只剩下 12 個美國人。那時去壘允回到中國的路已經不通了。如不離去，就是等著讓日本兵抓走。

連指揮部在內，史迪威的隊伍一共有 28 個美國軍官、士兵、醫生、和修車技工，一個時代雜誌記者（Mr. Jack Belden），19 個緬甸護士，一位中國將軍（General Tseng His-kuei（應為 Tseng Shih-kuei 曾錫珪將軍））及 15 個中國衛兵，七個曾擔任救護車工作的英國教友派教徒，8 或 9 個擔任炊事的馬來、印度或緬甸人；總共 79 或 80 人。當天從士威坡出發，由一輛吉普車先導，跟著是三輛轎車，接下來是頭一天在曼德勒街頭撿來的三、四輛吉普車，然後是通信車，再就是幾輛載著席格雷夫醫生和他的醫療人員、以及行李及糧食的吉普車和巡邏車，最後是載著汽油、機油的卡車，沿大致與鐵路平行狹窄的牛車路，向第六軍軍部所在的西崗（Zigon）前進。

一路上擠滿了各種不同的人、牲口、和車輛；大家用各種語言大聲叫喊，怒罵，或哭泣；寸土必爭互不相讓。路面長久以來被牛車的輪子壓成很深的溝槽，汽車必須跨著溝槽而行，一旦滑落下來，就騎在路中央的隆起部份，車輪懸空無法行動。只要出現一點空間，大家就瘋狂地往前衝，又擠在一起動彈不得。這情形直到前面的英軍向左取道經由也吁（Ye-u）、卡兒瓦（Kalewa）去印度分路後才短時緩和了一下。史迪威去也吁向亞歷山大把新 38 師要了回來，命令孫立人向卡薩前進，自己就跟在中國軍隊之後，繼續向北行，於日落時到達西崗。當晚在宿營地，緬甸護士沐浴時的歌聲，著實緩和了大家的緊張情緒。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晚餐後，通信士忙著收電報，因信號太弱而無結果，史迪威去英方打聽，只有壞消息，日軍正向英軍撤退的路上趕來。

杜聿明的營地和史迪威只有幾英里的距離，第二天（五月二日）一大早杜聿明來向史迪威報告他的部隊已出發了，共進早餐後，就快步跑向等著他的車上車走了。塞伯特將軍把車隊排好後向史迪威報告一切就緒，史迪威就下令出發。他們到了路的盡頭，越過大片農地，來到只有剛好可容車通過的牛車小徑，趕上了杜聿明的車隊。只見車頂上爬滿了人，連車邊也有人掛著。人被樹枝刮下來後，就大聲叫喊，拼命追趕。

汽車引擎過熱，巡邏車輪胎也爆了，沒有備胎，只好把車推到路旁燒掉。路中央隆起的部份也常把車底頂壞。軍醫主任座車引擎油底殼破了，等醫藥搬下來後，就被推翻到路旁放火燒掉。一路停停走走，氣溫超過 100 度，車子一輛接一輛地壞；載運汽油的卡車被夾在樹中間，大家連忙合力搶救，有人砍樹，有人推車，吉普車在前面拉，卡車司機也加足馬力往前衝。好不容易剛脫出來，後面的一輛車的油箱就爆炸了。遮天蔽日的塵土，也使人呼吸困難，大家把耐力也拉到了極限。

當晚宿營在靠近平薩（Pintha）火車站附近，通信士連晚飯也來不及吃，就和竇爾恩守在電報機旁，還是白費工夫。史迪威擔心新 22 師。那晚羅卓英乘火車來見史迪威，面上不免帶有愧色。

五月三日，史迪威一行抵卡林（Kawlin），羅卓英亦到達。蔣中正來信要第五軍速赴密支那，奉命斷後的新 22 師這時也擺脫了日軍。晚上八點史迪威去看羅卓英時，發現他和他的人員都已不辭而別。後來蔣中正為羅卓英辯護，說羅不是潛逃而是奉他（蔣中正）之命，先行前往密支那，佈置援緬軍從那裡撤退回國。由此也可明顯看出，蔣中正直接指揮史迪威屬下的習慣，依然沒有改變。當晚蔣中正來電三通，均受天電干擾無法收得，但收到馬歇爾來電，並無明確指示。史迪威估計日軍已到八莫，將向卡薩逼來，這樣就會趕在史迪威之前把通往密支那的鐵路切斷。如果真的如此，就只剩下往西，往通向印緬邊界塔木（Tamu）的羊腸小道那條路可走了。

五月四日的目標是溫藻鎮。嚮導帶錯了路，和先遣人員失去連絡。沿途路況越來越壞，兩部轎車一路刮著路的中央隆起之處而行，故障連連。經過一條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小溪時車輛又陷入泥淖中直沒至車底，連四輪傳動的吉普車也照樣動彈不得。全體人員（包括緬甸護士）努力了好幾小時，才把陷在泥沙中的車子弄出來。越過小溪後，大家再擠上已經過重的車子上路。所謂的道路，就是從竹林和矮樹叢中穿過的小路，擠不過去時就用刀和斧頭砍樹開路，再用卡車把砍倒的樹推開，十呎二十呎地前進。竹子受到高溫，內部壓力過高時就爆裂開來，聲音和手槍聲音差不多，令人心驚膽戰，以為是日軍來了。大家一路都把手放在槍上，同時把頭轉來轉去的搜索，不論多累、多熱、多渴、多難過，都得打起精神竭力支持下去，只有汽車引擎水箱沸騰了，才停車等它冷卻算是休息。有人抱怨不知何時才能走出黑森林時被史迪威聽見，他就揮舞著砍樹的刀大聲斥責。不料只再前進三十呎，就從不見天日的樹叢中鑽了出來，來到一處高大喬木林邊的小溪旁。史迪威下令休息，有人連衣服也不脫就跳進水中，像小孩一樣大喊大叫玩水。炊事兵燒了開水泡茶，大家在茶中加很多糖以消除疲勞。穿過樹林後的景色，又使他們大吃一驚。一條筆直的兩線碎石公路，直達一個小村落，路旁有著清潔的男女賣水果、活雞、雞蛋等物，有如世外桃源。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車隊以每小時三十五英里的速度向溫藻駛去，經過一天的辛勞，又與先遣人員會合在一起了。當晚十點半宿營在鐵路旁的草地上，使人有歸家的感覺。吃了一頓有雞和蔬菜的豐富晚餐，席格雷夫醫生又領著護士唱起歌來。

有人預測，第二天晚上他們已乘火車到達密支那後，就會改乘飛機去印度或中國了，史迪威卻開始擦槍，不一會大家都跟著學樣擦起槍來。

不久，通信士收到重慶發來的密碼電文，和竇爾恩兩人弄到深夜也解不出來，只好放棄。羅卓英未來相會，杜聿明更是直接受蔣中正的指揮而獨立行動了。

五月五日本來希望乘火車往北走，但用手搖車查得不遠處的鐵路和橋樑都被破壞了。不久英方的 Brig. Gen. Martin 和 Brig. Gen. Spear 也來了，沒有好消息，只知道去密支那的火車已不通，數千打散了的士兵被困在士威坡。新 22 師正在士威坡以東的新谷（Singu）橫渡伊洛瓦底江，失去大部份裝備，人員總算還在一起。在緬甸的英軍，除了打散的兩三千人外，都在順利撤退的途中，孫立人的部隊還在士威坡附近替英軍斷後，但情況混亂，副師長齊學啟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將軍被俘（後被殺害於仰光戰俘營中）。兩位英軍准將說已不可能到密支那了，問史迪威要不要與他們合在一起，經平利寶（Pinlebu）在西蕩（Sittaung）渡更的宛河（Chindwin River）由塔木入印度。

史迪威讓跟隨他的人表示意見後，才說他決定繞過鐵路損壞之處，仍照原計劃去密支那。他將在印道（Indaw）再找火車。如果實在無法去密支那，就從印道向西北走，約八天可抵更的宛河。史迪威說現在他們的責任是到密支那去弄清楚中國部隊的情況。數週後，他們獲得消息，Brig. Gen. Martin 和 Brig. Gen. Spear 和日軍遭遇，都遇害了。

在往印道的路上經過一座竹木橋時，史迪威的前導車才過去，後面跟著的一輛中方，超重的美軍稱為 6x6 的十輪大卡車把橋壓垮了。史迪威正好看見有個中國工兵軍官，得知他的兵也在那裡後，就和那工兵連長打商量，問他可否馬上把橋修好。那連長表示中美兩國是盟友，以能為美國將軍盡力為榮。史迪威吩咐塞伯特將軍，隨便那連長要多少錢都照付，並要自己的車隊過橋後，靠在路左邊等他回來。那連長只為他的弟兄們收了 100 盧比的獎金。數以千計的中國部隊，方才得以在 40 分鐘內繼續由橋上通過。

史迪威領著曾將軍和竇爾恩等一共四人涉水而過，開了那已經過橋的吉普車去印道火車站打聽消息，正好碰上離去的火車站長，得知他是車站最後走的一個人，其他的都已逃光，不論南下北上的火車都沒有了。史迪威在路上又收容了四個落單的英軍。那少校說他從班卯克（Banmauk）來，因卡車壞了，只有他們四人到得這裡，他們確知往密支那鐵路的橋樑都被炸斷了。至此史迪威知道前往密支那的希望已幻滅，遂決定領著他的隊伍西行，等到車輛不能通行時，就徒步翻山越嶺前往印度。

孫立人的新 38 師，在士威坡擔任往印度撤退的英軍後衛，直到五月五日才和英軍分手，跟隨第五軍向密支那前進。到達印道時，他考量緬北情勢（主要是補給問題）認為無法生存，加以不久前曾受到亞歷山大和史列姆的鼓勵，要他與英緬第一軍同往印度撤退；在幾次直接向重慶請示不獲答覆後，孫立人就決定帶領新 38 師脫隊前往印度。孫立人這個決定，遭到無盡無休的爭議，也被蔣中正認為他是不可駕馭的脫韁之馬，從而影響了他往後的一生。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但新 38 師沒有遭到第五軍直屬部隊、新 22 師、和第 96 師，兵困野人山九死一生的那樣命運，全師 7,000 人得以保全也是事實。

孫立人率領新 38 師脫隊前往印度，究竟是否抗命也實在很難說。對杜聿明來講他的確是抗命。但第 200 師師長戴安瀾在蔣中正命令歸國，杜聿明命令赴密支那之間，選擇了去密支那，又算不算抗命呢？

事實上早在四月初，史迪威已預見緬甸的失敗無可避免，曾以蔣中正的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身分，擬具計劃，建議與其把援緬軍撤回國內又不能重新裝備，不如撤往印度，加上一些國內運來的部隊，湊成十萬人，使用中國在印度的租借法案項下美援物資，予以訓練及裝備，作為將來打通濟援中國陸路線的主力。更在他們回國後，作為計劃中 30 個美械裝備師的「種子部隊」，以後再擴充成 90 個美械裝備師。這計劃於四月十六日由顧魯白將軍（Brig. Gen. William R. Gruber）親自送往重慶。經有關人員研究認為可行後，於二十五日轉呈蔣中正，二十七日蔣中正和顧魯白討論後，於二十九日原則性批准。但以新軍團長以上幹部，中國軍官不得少於半數；及英美兩國政府正式保證，此中國部隊不得用於鎮壓印度內亂為條件。顧魯白將軍五月三日飛回印度，將此計劃分送英國魏菲爾將軍和美國惠勒將軍而定案。（為方便起見，在本書中對此計劃，就暫時稱為「種子部隊」計劃。）

至於中國援緬軍在曼德勒至密支那鐵路以西的軍隊（第五軍的新 22 師，第 96 師，軍直屬部隊，以及第 66 軍的新 38 師），向印度撤退，也是四月三十日亞歷山大、史迪威、和羅卓英會議中的決定。後來蔣中正改變主意，命令這些部隊往緬北撤退時，羅卓英還勸杜聿明不去緬北去印度（見蔣中正五月六日日記）。羅卓英也說如果他本人去不了密支那就去印度。但「史迪威事件」第四十四頁卻有「...據羅卓英司令官報告，...伊與史迪威於五月五日下午在班卯克（Banmauk）分手，史迪威離隊西行，伊留後收容散兵、傷兵，中間因杜聿明軍長以戰敗入印，將為人所不齒，擬與日軍在八莫、密支那力戰，勝則收復北緬，敗則由騰衝回國，稍有考慮，但嗣經（羅卓英）探明日軍已佔八莫，天時地利時間三要素，皆佔下風，遂飭杜軍長仍照原議，先退至荷馬林（Homalin）（荷馬林為印緬邊界附近更的宛河（Chindwin River）河畔的一個小鎮，是進入印度的孔道之一），俟機反攻。」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但四月三十日羅卓英已告知史迪威他決定去密支那，部隊由杜聿明指揮。五月三日晚上八點，史迪威去看羅卓英時，發現他和他的人員都已不辭而別。後來蔣中正為羅卓英辯護，說羅不是潛逃而是奉他（蔣中正）之命，先行前往密支那，佈置援緬軍從那裡撤退回國。

羅卓英既然已把指揮權交給了杜聿明，又奉蔣中正之命，先行前往密支那（五月三日），他如何還能在五月五日下午留後收容散兵、傷兵，並飭杜軍長仍照原議，先退至在印緬邊界緬甸境內的荷馬林，俟機反攻？

史迪威沒有去班卯克，羅卓英又如何能在班卯克與史迪威分手？

至於史迪威，他也被冠上「擅自棄軍離隊，轉入印度」的罪名。在「史迪威事件」第四十三頁有「但史迪威措施之失當，尚不止此，在密支那失陷一週前，委員長曾電史迪威、羅卓英，令其速將主力向密支那與片馬方面移動^{註 3-50}，其時臘戍甫失守，而杜聿明軍長尚能集合三個師，故其局勢並非不可挽救，不幸史迪威竟未遵照委員長之指示，早入密支那，而徘徊於曼德勒與士威坡（Shwebo）之間，直至前方兵退路塞，密支那鐵路無法成行，我數萬大軍乃因此困於北緬，遭受饑凍，犧牲逾數千，尤可異者，史迪威身為前敵指揮官，當戰事緊張敗退之時，既未向統帥報告戰情^{註 3-51}又擅自棄軍離隊，轉入印度。

「委員長直至五月六日始由美國軍官馬格魯德私電中獲知其已入印度^{註 3-52}。委員長閱電後，曾作如下之批語：

「『史迪威脫離我軍，擅赴印度，只來此電作為通報，不知軍紀何在^{註 3-53}。』」（該書第 52 頁影印之蔣中正批語原文為「史蒂華脫離我軍擅赴印度時只來此電文作為通報不知軍紀何在中正」）

關於往密支那路阻一節，已如前述。至於「我數萬大軍乃因此困於北緬，遭受饑凍，犧牲逾數千」，乃蔣中正不知緬北原始森林，與他所熟知中國中原地區完全不同，部隊根本無法在那裡生存的結果。

中國援緬軍第五軍和第六軍的新 38 師撤往印度，不但是蔣中正四月二十七日已原則性批准的，在印度訓練十萬「種子部隊」計劃中的基本部隊，而且在這個計劃還在重慶中國軍方研究階段的 4 月 21 日，蔣中正派在緬甸的總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聯絡官，就同意了亞歷山大的觀點：與其讓中國援緬軍回國無法重新裝備，甚至連軍糧都有問題；不如讓援緬軍撤往印度，利用美國對中國的租借法案物資，及其他資源，成為未來反攻緬甸的主力。若未經蔣中正同意，此總聯絡官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在此重大問題上越權表示同意。可見援緬軍撤往印度，蔣中中心中早就有數了。（...on April 21 Chiang Kai-shek's chief liaison officer in Burma agreed with Alexander that Burcorps could do more for the Allied cause by going to India than by locking itself up in China, where it could not be re-equipped or even adequately fed....）。四月三十日，更有史迪威、羅卓英、及亞歷山大的「如果卡兒瓦-卡薩-八莫-新維這道防線不守，第五軍和第六軍的新 38 師即經卡薩向印度英坊（Imphal）撤退」的共同決定。這樣重要的決定，沒有蔣中正拍板定案怎能算數？而且這個決定，也是配合蔣中正已原則批准的「種子部隊」計劃為著眼的。不意付諸實施時，蔣中正突然改變心意，直接命令杜聿明往緬北撤退歸國，才演出兵困野人山的悲劇。（In marching out to the west, Stilwell could make arrangements for the reception in India of his Chinese troops. Stilwell, Lo, and Alexander agreed on 30 April that if the plan to hold the line Kalewa-Katha-Bhamo-Hsenwi failed, the 5th Army troops plus the 38th Division would march from Katha to Imphal. This withdrawal w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plan to put Chinese divisions in India and bring them up to strength with replacements and supporting troops. The 30 April understanding that the Chinese would march out to India should now have been in effect, but orders from the Generalissimo sent the 96th and 22nd Divisions wandering through northern Burma.）

至於「史迪威脫離我軍，擅赴印度，只來此電作為通報，不知軍紀何在」這個罪名，也是蔣中正對中國部隊干涉成習慣使然。既然已有事先批准的計劃，史迪威是照計劃行事。蔣中正不把史迪威再當作中國援緬軍的指揮官，而直接命令杜聿明不去印度而經緬北返國，史迪威並不知道。史迪威去不了密支那，才於五月六日開始西行，並且曾設法和重慶及印度聯絡，但久久不獲回音。在電力即將耗盡前，史迪威只好孤注一擲地盲目發出他的最後電報，報告動向。他還沒有得到回答就失去了通信能力，史迪威連他的印度總部是否已收到這份「最後電報」都不知道。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史迪威被中國援緬軍「遺棄」後，歷經艱辛於五月十五日跨過印緬邊界進入印度，實在也不必更加重其罪名，說他在五月六日「已入印度」了。

史迪威的印度總部，收到史迪威這份「最後電報」後，立刻把它轉知所有有關單位，包括在重慶的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馬格魯德將軍在內。馬格魯德將軍當天（五月六日）就把此事轉知了蔣中正，蔣中正不察事情真象，以他要求中國部隊長事事報備、事事請示的標準來衡量史迪威，雙方格格不入是可以想見的。下面是由竇爾恩起草的五月六日「最後電報」原文：「This is our last radio message. We abandon all transportation here. Our route will be Maingkaing dash by raft down the Uyu River to Homalin dash across Chindwin dash on foot over mountains to Ukhurul and Imphal. Party is now over one hundred Americans comma British comma Chinese comma Seagrave unit and others. We are running low on food with none in sight. Alert British in India to send food and bearers to Homalin. Tens of thousands of refugees and troops are headed for India on trails from Sittaung to Hukawang Valley. It is urgent repeat urgent to stock trails with food and medicines soon as possible. Urgent or thousands will die. We depart early morning. Should reach Maingkaing in three days. This is our last message repeat our last message. Stilwell.」。此電文也指出了第五軍入印的途徑，要求英方給予援助。

在這次緬甸戰役中的「授權」問題，也一直困擾著史迪威。蔣中正固然是不放手，史迪威也沒有把這件事弄清楚。

因為中國被拒於英美兩國的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之外（蘇聯也沒有參加），羅斯福為彌補此缺憾，建議在重慶由中、美、英三國組成一個中國戰區的聯合參謀機構與聯合參謀首長會議溝通。蔣中正要個美國人當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是替他爭取美援，不是來管中國的事，當他的絆腳石。史迪威抵華後，蔣中正於三月九日以玩弄文字的手法，把「本錢」藏過（即把中國部隊置於蔣中正的同盟國中國戰區統帥部指揮系統之外）。因此，盟軍參謀長史迪威能管的，只有英國軍事代表團和史迪威自己的屬下，一共不過 300 人而已。

蔣中正也根本就沒有讓史迪威當中國援緬軍「總司令」的意思。因為蔣中正答應了美國的史迪威來華基本條件——參謀長指揮權（executive control），才不得不找點甚麼讓他去幹。蔣中正當然不會把整個中國戰場交給史迪威；也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不能把任何一個中國的「戰區」交給史迪威，而破壞了他（蔣中正）與地方勢力的平衡。既然美國要史迪威來華使命的重點在「維持中國繼續抗戰」，而維持中國繼續抗戰之遂行，則在使濟援中國之交通線暢通無阻。若把史迪威派去指揮新成立的中國援緬軍，能保住滇緬路當然上上大吉；若失去了滇緬路，美國就有責任另想辦法（空運）濟援中國，更可使史迪威「責無旁貸」地替中國從新打通濟援中國的陸上路線。這種安排，不僅不會影響「大局」，也可以把援緬軍指揮權從英國人手裡收回來，稍為解除「Tulsa 事件」之恨，更算是履行了他對「參謀長指揮權」的承諾。此外，還有希望讓他的精銳部隊在緬甸「近水樓台先得月」，優先獲得美援裝備；更可以把史迪威套牢在緬甸，無法以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身分干涉中國戰區中國本部的事。事實上，直到日本投降，中國始終就沒有正式成立過同盟國的「中國戰區統帥部」這個機構。

所以史迪威三月十一日到緬甸上任，拜訪緬甸總督多曼史密斯後，杜聿明將軍立刻跟蹤拜訪多曼史密斯，否認史迪威的指揮權。這樣的事，豈是偶然？

後來史迪威去重慶向蔣中正攤牌，蔣中正為勢所逼，只得親往緬甸，向援緬軍將領宣示對史迪威的授權（四月初）。但好景不常，僅半個月之後，蔣中正又藉故把對史迪威的授權秘密收回了，而史迪威竟懵然不覺，所以他（史迪威）是不識時務。

史迪威在這次緬戰中，當然也有處置失當之處，但不是像蔣中正和他宣傳機構所說那樣的。我認為史迪威在這次緬戰中，最大的錯誤有二：

史迪威的第一個大錯，是他已經知道第六軍軍長甘麗初和暫 55 師師長陳勉吾不稱職後，沒有使用蔣中正賦予他的權力，有決斷地處理此事。他雖然堅持要羅卓英「申斥」甘麗初、「免職」陳勉吾，可是羅卓英並未遵命處理，史迪威就不了了之，以致日軍突然出現在暫 55 師後方時，該師不戰而潰消失無蹤。直到兩天後陳勉吾幾乎是隻身逃回軍部，甘麗初軍長才知道暫 55 師已不存在，其防線出現了一個無法彌合的巨大缺口。所以史迪威應負督促不嚴之責。事後史迪威曾建議槍斃陳勉吾，也未被蔣中正接受。（戰後，據說陳勉吾還被蔣中正重用，被派擔任廣東虎門要塞司令）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史迪威的第二個大錯，是他在四月十三日命令第六軍的第 93 師往西移動時，被呂國銓師長藉口沒有交通工具運送而堅拒。他（史迪威）只好命美方人員設法獲得卡車（美方要求 150 輛，俞飛鵬在臘戍有 850 輛，只給 22 輛。八天徒步的行程，用 22 輛卡車要 30 天才能運完）。之後，史迪威就沒有繼續注意此事。呂國銓師長因有第六軍軍長甘麗初支持，根本不理史迪威的命令。直到四月二十日，史迪威才知道第 93 師還在原地未動，以致暫 55 師潰散後，附近沒有可用之兵。因此，史迪威亦應負失察之責。（如果第 93 師奉到史迪威的西移命令就立刻行動，在時間上恰好可以及時趕到，堵住暫 55 師潰散造成的缺口）。

現在我們來看看史迪威究竟是怎樣一個人？那時的英緬第一軍軍長史列姆中將，在他自傳中說：「...史迪威很兇，他像驢子一樣執拗；對他不喜歡的人常常會為一點小事而很粗魯。他不輕諾，凡是答應過的事就決不食言。...他有雙重性格，在公開場合和對待部屬時尖酸難纏，但私下與人相處卻像是另外一個人。在美國人中，他的敵人比在英國人中還多，但他的敵人們都怕他。他的勇氣和決斷很少有人能及。他不適最高軍職（意指美國陸軍參謀長，或歐洲盟軍統帥那樣職務），但卻是一個真正的戰場指揮官；就我所知，沒有任何人能像他一樣使中國人做得那樣多。無可置疑地他是東南亞最多彩多姿的人——總之我喜歡他。He was tough,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he could as obstinate as a whole team of mules; he could be, and frequently was, downright rude to people whom, often for no very good reason, he did not like. But when said he would do a thing, he did it. True, you had to get him to say that he would, quite clearly and definitely — and that was not always easy — but once he had, you know he would keep to his word. ... He was two people, one when you had an audience, and a quite different person when talking to you alone. I think it amused him to keep up in public the 'Vinegar Joe. Tough Gay' attitude, especially in front of his staff. Americans, whether they liked him or not — and he had enemies among Americans than among British — were all scared of him. He had courage to an extent few people have, and determination, which as he usually concentrated it along narrow lines, had a dynamic force. He was not a great soldier in the highest sense, but he was a real leader in the field; no one else I know could have made his Chinese do what they did. He was undoubtedly, the most colourful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character in Southeast Asia — and I liked him.」。史列姆對人觀察的客觀和深入，也很令人敬佩。

儘管中國援緬軍以失敗收場，但援緬軍的將領中並不乏優秀者。第五軍軍長杜聿明，始終在扯史迪威的後腿，但那不是他的本意，他是奉命而為，身不由己。史迪威雖然恨他入骨，也沒有看輕他的戰術修養，但兩人的心結卻是終身難解。第 200 師師長戴安瀾在同古的表現，是這次戰役中最傑出者，連與他作戰的日軍，也認為是他們在這次緬甸戰役中，最艱苦的一戰。新 22 師師長廖耀湘的情形和杜聿明差不多，當時史迪威對他極不滿意，後來反攻緬甸時，史迪威也稱讚他不輸於孫立人。第 96 師師長余韶因失去外圍陣地曾被杜聿明斥責，但在緬北，他能使部隊團結不散，歷盡艱苦，終於翻越橫斷山脈歸國，也不是一般部隊長能辦到的。

孫立人與眾不同，他是這次戰役中的一顆彗星，照亮了陰暗的天空。但也是那時代引起爭議最多的中國高級軍官，其一生的功過是非至今仍難下定論。

孫立人率領新 38 師在印道脫隊西行後，於五月二十五日到達印度時，雖談不上軍容壯盛（事實上衣衫襤褸），卻也紀律嚴明。不料一個驚恐過度的難民，向印度阿薩姆（Assam）省長報告說，來的是一群暴民，建議將他們繳械看管，獲得該省長下令照辦。幸虧史迪威印度新德里總部的顧魯白將軍得到消息，急忙往魏菲爾將軍處求情。新 38 師雖然被冷淡地安置在茶園中，總算保全了他們的體面（未被繳械）。

關於這一節，何詠騏將軍在他的 *The Big Circle* 中，有不同的說法：新 38 師是五月二十七日到達印度的。在他們到達印度之前，已有羅卓英等被安置在難民營中。孫立人把部隊停止在營門外，由同行的英方聯絡官馬丁中校（Lt. Col. Thomas Martin），前往通報英帕爾（Imphal）地區司令埃溫將軍（Lt. Gen. Irwin）。不料埃溫將軍認為來的是一群散兵游勇，要比照對待羅卓英等的方式，把他們送進難民營。當馬丁說明來的不是散兵游勇，而是是具有堅強戰鬥力的部隊時，倒把埃溫將軍嚇著了。他立刻打電話給魏菲爾，請求將新 38 師繳械，以免發生事故。正好史列姆和亞歷山大也在那裏，連忙向魏菲爾建議，鑒於新 38 師曾解救仁安羌英軍，不但不可繳械，反而要待之以禮。因此新 38 師才得以被安置在軍營中。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當時印度兵力薄弱，新 38 師到印度後，還對印度防務作出了額外貢獻——配合撤回印度的英緬第一軍，加上英印第一步兵旅，和另外一個營，負擔起了阿薩姆和緬甸長達 500 英里邊境的防務，深深受到英方的贊賞。

（那年（1942 年），日本外相（外交部長）曾於四月十九日，正式告知德國駐日大使，日本將繼續向西印度洋進兵的政策。因遭到德國海軍的不悅，日本才於五月十五日把第二階段的擴張，改為從太平洋東進。因此，印度才得免淪於日軍之手。）

新 38 師在赴印度途中曾與日軍遭遇，孫立人師長命解救過仁安羌英軍的第 113 團斷後。第 113 團與日軍戰鬥後，終於擺脫了日軍的追擊，於五月三十日渡過更的宛河（Chindwin River），到達安全地帶。跟隨第 113 團的美軍魏曼中校（Lt. Col. Willard G. Wyman），曾感嘆地寫下「第 113 團的故事真是一個英雄事跡的詩篇（The story of the 113th regiment is really an epic）」，可是在自己的國家裡，甚至在英國，他的光輝被孫立人掩蓋，只是個默默無聞的小角色。直到多年後，英國女首相奈徹夫人卸任後訪美時，才特地拜訪已移居美國加州的劉放吾團長，面致謝忱。

對史迪威來說，既然中國援緬軍不但不聽他的指揮，而且他根本就被杜聿明拋棄，他又去不了密支那，史迪威的責任就變成照顧跟隨他這些人的安全了。他帶著他的 79 名部屬，一個「時代雜誌」記者（Mr. Jack Belden），和一些沿途收容的人（共計 115 人），快到印緬邊界時，再加上一名新誕生的嬰兒，徒步 140 英里，歷盡艱辛，於五月十五日跨過印緬邊界進入印度。從五月二十日起就不再需要步行，而有卡車運送，最後搭乘火車前往德里（Delhi）。

五月二十五日，史迪威在記者會中，被一英國記者追詢。他駁斥了魏菲爾和亞歷山大的「英雄式光榮撤退」說法，聲稱是被日軍所慘敗，應該找出失敗的原因，並重新收復緬甸。下面是「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這本書第 243 頁，有關這部份的記載：

「... The reporters began at once bombard him with questions as they waved their arms for attention.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 A British correspondent, more quiet in manner than most of the others, had raised his arm repeatedly to get the floor. Time after time he'd been elbowed aside or shouted down by more bumptious newsmen. But finally he caught the General's eye and was given a nod of recognition. 」

「 Sir, we all know things didn't go too well in Burma, 」 he began. 「 In their press conferences, both General Wavell and General Alexander described the evacuation in terms that some of us do not quite understand. I wonder if you'd be good enough, sir, to clarify those remarks for us. 」

Stilwell's eyes narrowed behind his glasses. 「 Wouldn't it be better to ask them to explain their own comments? 」 He asked.

「 We'd prefer to hear your statement, sir. That is, if you don't mind. 」

「 Okay. I'll do what I can. What is it you don't understand? 」

「 Sir, I don't grasp the meaning of their express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ithdrawal of troops from Burma. Let me see—」 He ruffled through a little black notebook and finally peered closely at an open page. 「 Here it is, sir. They called the evacuation, and I quote, 『 heroic, voluntary withdrawal 』 and 『 a glorious retreat. 』 Could you ... 」

「 I certainly could, 」 Stilwell snapped in a cold, incisive tone. 「 In the first place, no military commander in history ever made a voluntary withdrawal. And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glorious retreat. All retreats are as ignominious as hell. I claim we got a hell of a licking. We got run out of Burma, and it's humiliating as hell. I think we ought to find out what caused it, go back, and retake Burma. 」

「 That's all, gentlemen. Good night. 」

五月二十六日，美國報紙刊載出它們的第一次對史迪威的訪問，下面是「美聯社」五月二十六日發出的新聞稿：

「 New Delhi, India, May 25—Still full of fight after a 『 hell of a beating 』 in Burma and a weary march of 140 miles through wild Burmese jungles, Lieutenant General Joseph W. Stilwell declared today that Burma could be and must be—retaken from the Japanese.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 He said he regarded Burma as a vitally important area for re-entry into China, now blocked from the Burma Road supply route. ... Here, in his own salty words, is what happened to the Allies in Burma:

「『 I claim we got a hell of a beating. We got run out of Burma and it is humiliating as hell. I think we ought to find out what caused it, go back and retake it. 』 』)

奇怪的是，麥克阿瑟說他要打回菲律賓（「I came through and I shall return!」）是英雄名言，而史迪威說他要收復緬甸（「I think we ought to find out what caused it, go back and retake it.」），打通宋子文 1942 年一月一日，向美國提出要求的修築經過緬北的中印公路時，卻被梁敬錚教授在其「史迪威事件」第 56 至 57 頁，誣為「...史將軍所加於中國之謗誣，夷考其實，殆皆由其急雪緬恥之私念而起。赫爾利（Maj. Gen. Patrick J Hurley）為目擊茲事之人，故其關於此點之分析，能見精闢，其言曰『收復緬甸一事，為史迪威之慾壑。伊力辯滇緬路打通之重要；然其真正動機，則在一雪其前此在緬戰敗之恥辱。...』」

經查「史迪威事件」附錄七、九「蔣委員長與赫爾利談話紀錄」，及此書附錄八、十「蔣委員長與赫爾利談話之備忘錄」（此備忘錄係蔣中正「致」赫爾利者，兩人並未實際見面）儘管赫爾利的談話有些偏向蔣中正，也並無梁敬錚教授所稱「赫爾利為目擊茲事之人，故其關於此點之分析，能見精闢，其言曰『收復緬甸一事，為史迪威之慾壑。伊力辯滇緬路打通之重要；然其真正動機，則在一雪其前此在緬戰敗之恥辱。...』」或類似之記載。赫爾利並未去過緬甸，其來華（1944 年九月），已經是第一次緬戰結束兩年半以後的事，他如何能夠是「目擊茲事之人」？

律師出身的赫爾利將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具有上校官階，後在胡佛總統任內出任陸軍部長（仍為上校官階）。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徵入現役，不久晉升為準將，後再獲晉升為少將，為經驗豐富之政治人物。此次以羅斯福總統特使身分來華，不管他多麼想繼不受蔣中正歡迎的高思，擔任美國駐華大使（事實上他也能繼高思之後，當了兩年美國駐華大使。但因不能達成蔣中正受邀參加雅爾達會議，甚至連蔣中正在羅斯福歸途必經的開羅候駕，也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

不獲羅斯福同意，而被看輕不受歡迎），就算偏向蔣中正，也不至於口不擇言有辱美國政府尊嚴至此。從附錄七至九內一面倒談話內容來看，實在使人無法不對此三次談話紀錄之可信度，持某種程度的保留態度。

至於反攻緬甸，是否真如梁敬鎔所稱「赫爾利為目擊茲事之人，故其關於此點之分析，能見精闢，其言曰『收復緬甸一事，為史迪威之慾壑。伊力辯滇緬路打通之重要；然其真正動機，則在一雪其前此在緬戰敗之恥辱。...』」呢？梁敬鎔在同一書（「史迪威事件」）中第 132 頁，有「時（時為 1943 年五月三叉戟會議之後）蔣夫人方在華府，亦訪羅斯福長談。羅斯福初以取消反攻緬甸案為言，夫人爭辦甚切，羅乃告以收復北緬之縮小案相告」之記載，就是很好的證明了。

史迪威在這次緬戰中的表現，中美兩國政府的官方態度又是怎樣呢？在美國官方戰史中有「The War Department approved Stilwell's withdrawing to India on the assumption it was related to his training plan. Indeed, Stilwell's conduct of the whole campaign received the approval of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On 18 April he received a formal commendation from the Secretary of War and warm personal greetings came from General Marshall on 29th when the campaign was nearing its dismal close. (May 6) Madame Chiang sent a long cable to Currie saying that the Generalissimo had "entire confidence" in Stilwell. In Cabinet session Roosevelt "expressed great satisfaction over Stilwell's handling of the situation," a sentiment Marshall relayed to Stilwell on 12 May.」之記載。

我們不談美國方面對他的肯定態度，只看（1942 年）五月六日蔣夫人宋美齡，向羅斯福總統助理居里先生發出一通長電中，有「the Generalissimo had "entire confidence" in Stilwell.」這句話，就代表了中國官方的態度。巧的是這通電報的日期，與蔣中正對史迪威的「史蒂華脫離我軍擅赴印度時只來此電文作為通報不知軍紀何在」批語發生在同一天。不免令人懷疑蔣中正對史迪威這樣不合邏輯的極端認定，必定有一個是後來添上去的。已經發往美國的電報無法更改，剩下的就是「史蒂華脫離我軍擅赴印度時只來此電文作為通報不知軍紀何在」的批語了。

我所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國遠征軍

第一部分 第一次緬失敗經過

蕭孟麟原著

蕭慧麟校訂